

四庫全書

經部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録監生臣蕭志鴻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一

周易本義集成　易類

提要

臣等謹案周易本義集成十二卷元熊良輔撰良輔字任重號梅邊南昌人延祐四年嘗領鄉薦其仕履未詳是書前有良輔自序稱丁巳以易貢同志信其僭説閔其久勤出工費鋟梓丁巳即延祐四年元舉鄉試始於延

祐甲寅是科其第二舉也考元史選舉志是時條制漢人南人試經疑二道經義一道易用程氏朱氏而亦兼用古註疏不似明代之制惟限以程朱後併祧程而專尊朱故其書大旨雖主乎羽翼本義而與本義異者亦頗多也黄虞稷千頃堂書目稱良輔是書外有易傳集疏不傳考易傳集疏元熊凱撰江西通志載凱字舜夫南昌人以明經開塾四十

年時稱逶溪先生同邑熊良輔受業焉良輔序中亦稱受易于逶溪熊氏與通志合截然兩人兩書虞稷以同姓同里同時遂誤合為一耳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周易本義集成序

六經皆聖人垂訓後世之書而易經四聖人之手乃成其為書也大而天地性命之理無不包微而事物纖悉之情無不盡精入於無形粗及於有象人生日用一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易道之流行顧由而不知者多耳伏義始畫卦無文字可傳大槩以陽吉陰凶為義文王周公繫之以辭象占其本旨也夫子贊易一以義理為主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於是乎大備葢象占固

義理之所寓而以義理為主象占亦在其中矣善學者於此先求易之本旨然後廣而充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旨將不待卜筮而後見此又自然之妙也自後儒析經附傳之餘學者支離蔓衍欲以明易而反以晦易至宋程子作易傳而義理之學大明然程子亦自謂其觧易只說得七分朱子一以卜筮為說然後作易之本旨益著朱子嘗曰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是則程子之傳孔子之易也

朱子之本義文王周公之易也推本而論孔子之易即文王周公之易文王周公之易即伏羲之易伏羲之易即天地自然之易也雖其旨意微有不同而其理則未嘗有二要在善觀之耳良輔曩執經於遥溪熊先生已知好易迺大德壬寅先生之友泉峰龔先生授徒泉山之麓良輔分教小學山深日長因得肆意於易取諸説而涵泳之顧以篇帙繁大衆説紛錯時有得失乃以己意採輯成編以朱子本義為主如語録如程傳以及諸家

之說與本義意合者亦有與本義不合而似得其旨者備錄以相發名曰集疏泉峰先生親為校正復云云其後間有鄙見一二亦嘗不削囑遂成編至大辛亥良輔以所得復求是正而二先生病不起矣自是遺編獨抱不敢廢墜重念義理無窮學無止法期有所得以卒初志且欲使二先生之學萬一可傳於後也於是繕寫成編凡一十三卷藏之以俟會丁巳以易貢而同志盍信其僭說閔其久勤間出工費勉鋟諸梓而竺溪劉直方

實主張是不能辭也因僭書其端云時至治壬戌五月

辛卯南昌後學鄉貢進士熊良輔任重謹序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本義集成卷一

元 熊良輔 撰

上經

周代名也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以其簡帙重大故分為上下兩篇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為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為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 集疏語錄問伏羲始畫八卦其六十四者文王重之邪抑伏羲已自畫了邪曰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便見不是文王重又曰伏羲以下但有此六畫而無文字可傳到得文王周公乃

繫之以辭○又曰彖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是先儒從來恁地說且得依他謂爻辭為周公作者蓋其中有說文王不應是文王自說也○問交易變易如何曰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便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便是定位底天地上下四方是也變易便是流行底交易便是對待底又曰變易如老陰變少陽老陽變少陰之類正是筮占之法交易如陽交於陰陰交於陽之類先天圖所謂八卦相錯是也○文集曰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東萊呂氏所定某嘗以為易經本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各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遽執傳之一端以為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為一事而易之為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其嘗病之是以三復伯恭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為

其章句之近古而已○或問朱子六十四卦名不知是伏羲名抑文王所立朱子曰不可攷愚案繫辭傳罔罟取離耒耜取益棟宇取大壯之類則是伏羲畫卦時立其名矣到得文王周公始繫之以辭耳

䷀ 乾下 乾上

乾元亨利貞

六畫者伏羲所畫之卦也一者奇也陽之數也乾者徤也陽之性也本註乾字三畫卦之名也下者內卦也上者外卦也經文乾字六畫卦之名也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偶之數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見陽之性徤而其成形之大者為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也此卦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徤之至也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

宜也貞正而固也文王以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於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言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此聖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開物成務之精意餘卦倣此

集疏

程子曰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語錄曰天地間無非一陰一陽之理有理則有象有象則數便在其中蓋所謂數者只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皆然故聖人以之畫卦也○又曰乾只是箇健坤只是箇順純是陽所以健純是陰所以順至健為天至順為地所以從來取象乾便是天坤便是地○又曰正字不能盡貞之義須用連正固說其義方全正字也有固字意但不分明終是欠闕正如孟子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意○愚案乾元亨利貞乃周易之發端也乾之下繼以元亨利貞爻之中曰勿用曰利見曰无咎曰有悔便見易為卜筮作不然乾天也何利用悔咎吉

凶之有哉此言乾之德大亨而至正筮得之者當得大通而利於貞固乃文王作易之本意也夫子贊易乃廣之為四德又以見乾道周流之妙學易者且先於此求文王作易之本意次求夫子所以贊易發出許多義理之蘊意不相妨庶乎可與言易矣

初九潛龍勿用

初九者卦下陽爻之名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為初陽數九為老七為少老變而少不變故謂陽爻為九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所謂爻辭者也潛藏也龍陽物也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為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此爻變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

集疏

程子曰龍之為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臨川王氏曰龍行天之物也故以象乾馬行地之物也故以象坤○文集曰七八九六以揲蓍論之參天兩地而倚數奇陽體圓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為九則其過

揲者四九而為三十六矣歸奇積三二為六則其過揲者四六而為二十四矣歸奇積二三一二而為八則其過揲者四八而為三十二矣歸奇積二二一三而為七則其過揲者四七而為二十八矣又曰七八九六之用於蓍正以流行經緯乎陰陽之間而別其老少而辨其爻之變與不變或專以生數之一三五為九二四為六則雖合於積數之一端而於七八則有不可得而通者矣○語録曰五行成數去其地十之土而不用則七八九六而已陽奇陰偶故七九為陽六八為陰陽進陰退故九六為老七八為少陽極於九則退八而為陰陰極於六則進七而為陽一進一退循環無端此占法所以用九六而不用七八蓋取其變也○又曰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甚物來都能照得如所謂潛龍只是有箇潛龍之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來都使得須知得他是假託說是包含說假託說不惹著那事包含說是說箇象在這裏而包含无所不包也孔子說龍德而隱不易乎世

以下便就事上指說了然會看底會得卦爻本意却不妨○蔡氏曰初位也九爻也初二三四五上為位之陰陽九六為爻之陰陽潛象初龍象九潛龍者爻位之象也○問本義以為龍陽物也故其象為龍程傳說龍之為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終不若龍陽物一句親切饒氏曰龍真是靈變不測所以能潛見躍飛程傳說靈變不測自好但欠說龍陽物也一句○愚謂陽之性未嘗不欲動也以時方在下未可升進故以龍潛為象曰勿用為占者設也占者得此當法此象宜退處隱藏以待時可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二謂自下而上第二爻也後做此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澤及於物物所利見故其象為見龍在田其占為利見大人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常人不足以當之故值此爻之變者但為利見此人而已蓋亦謂在下之大人也此以爻與占者相為主賓自為一例若有見龍之德則為利見九五在上之大

人矣集疏王氏曰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語録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有德者亦謂之大人言人若尋師若要見好人占得此爻則吉又曰其他爻象占者當之惟九二見龍人當不得所以只得把爻做主占者做客○愚謂九二之利見大人是利見九五在上之大人九五之利見大人是利見九二在下之大人何也九五以陽剛中正為乾之主九二以陽剛之德居下卦之中處大臣之位二五君臣相感何不利見之有此乾卦之本意也然易豈專為君臣而設哉常人皆得占而用也常人皆得而用亦隨其所處而為高下耳此其所以為易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陽爻三陽位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故其占如此君子指占者而言若能憂懼如是則雖處危地而无咎也集疏蘇氏曰此上下之際禍福之交龍不足以盡之故稱君子○李氏曰九三

言君子人位也要之六爻其象皆龍其用皆乾其德皆君子○語録曰厲无咎是一句厲多是陽爻說无咎是上不至於吉下不至於凶平平恰好處又曰九三不言象若說龍時這亦龍之在亢旱處他所以說君子乾乾夕惕只此意又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人皆可得而用毋問聖人與凡庶但當此時便當恁地兢惕若謂乾之九三君德已著為危疑之地則千百年間只有箇舜禹用得○蔡氏曰乾乾行事不息也下乾終而上乾繼之故曰乾乾○譚氏曰乾乾無一息之非天也○問三居下之上所以危饒氏曰二五為中纔過與不及皆不穩當所以三多凶四多懼三以過中而凶四以近君而懼也○泉峰龔氏曰君子九象終日三象三下卦之終故諸爻多於三言終夕亦三象日之終也三居下體之上當危懼之時惟自强不息戒謹恐懼可以免咎故曰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然此非龍之所可為故以君子言之○愚謂天之行健其運不已人則有晝夜作息之不常

乾之九三又發君子法乾之義言既終日乾乾而夕復惕若如天運之无已時此聖人教人進德修業之基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无所緣而絶於地特未飛耳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龍之在是若下於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故其象如此其占能隨時進退則无咎也

集疏 李氏曰躍者未飛而習飛者也○語錄曰田是平所在縱有水亦淺淵是深處不可測躍得便上天去不得依舊在淵裏○林黃中曰躍也者下乾之上也淵者上乾之下也龍之變化或躍而飛天或下而潛淵皆不得而知不言飛而言躍別於五也不言潛而言淵別於初也不言龍者變化不可知也見其將升則疑其躍見其无迹則疑其在淵故或之也○易氏曰九四已離下體故謂之躍猶在上體之下故謂之在淵淵卑於田二言在田今反謂之在淵者淵乃龍之所宅非在田之比在

田不能變而在淵有可變之道也○丘氏曰九陽動故言躍四陰虛故象淵進則躍退則在淵出處如此可无咎矣○愚謂九四不出龍字而曰或躍在淵蓋蒙上文而為言也四與初對初曰潛而四曰躍矣龍非人境之所有故三發君子之義而四曰或躍或者疑辭進退未定之時也進亦可退亦可故得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故其象如此而占法與九二同特所利見者在上之大人爾若有其位則為利見九二在下之大人也

集疏 語錄太祖問王昭素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是利見陛下此說得最好○又曰二五兩爻當以所占之人之德觀之若已有九二之德占得九二爻則為利見九五大德之君若常人无九二之德占得此則只為利見九二之大人爾已為九五之君而有九五之德

占得九五爻則為利見九二大德之臣各隨所占之人以爻與占者相為主賓也○又曰兩箇利見大人向來都說不通看來易本是卜筮之書天子自有天子利見大人處大臣自有大臣利見大人處羣臣自有羣臣利見大人處士庶人自有士庶人利見大人處

上九亢龍有悔

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之意也陽極於上動必有悔故其象占如此

集疏

程子曰九五者位之極過此則亢矣上九至於亢極故有悔也有過則有悔唯聖人知進退存亡而无過則不至於悔也○語録曰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為戒○愚謂易兼三才而兩之故六畫而成卦是以六畫得天地人之位也上九居天之上龍之在是將安之乎此其所以亢也曰有悔為占者設也占者能以亢滿為戒斯可免於悔矣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用九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純陽而居

首故於此發之而聖人因繫之辭使遇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即此占之蓋六陽皆變剛而能柔吉之道也故為羣龍无首之象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春秋傳曰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蓋即純坤卦辭牝馬之貞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之意

集疏

語錄曰用九是說變如得純乾卦皆七數這是不變底却只占上面彖辭文曰凡說文字須有情理用九用六當如歐公說方有情理蓋是為卜筮言所以須著有用九用六又曰看來當以見羣龍无首為句蓋六陽已盛如羣龍然龍之剛猛在首故見其无首則吉大意只是要剛而能柔自人君至士庶皆須如此○泉峰龔氏曰占得乾卦而六爻皆變是謂見羣龍剛變而柔是為无首无首而吉者以其剛而能柔也

總論

揚子雲曰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過中則惕不及中則躍惟二與五得中得正故有利見之吉○問卦專以二五為中然隨事各有中然定不得饒氏曰爻有中不中有正不正聖人教人處諸爻

无不合乎中正又曰一爻有一爻之中如初則以潛為中二則以見為中三則以乾惕為中四則以或躍為中卦有才有時有位不同聖人使之无不合乎中○丘氏曰乾純陽之卦天道也物之陽者莫神於龍故以龍象乾初在下卦之下為潛龍上在上卦之上為亢龍二在下卦之中地位也故為見龍在田五在上卦之中天位也故為飛龍在天四在上卦之下已離乎人未升乎天進退未定之位也故為躍淵之龍此五爻皆以龍言也獨九三居下卦之上人位也若言龍則不足以盡爻義故變言君子所以明乾乾夕惕之義也○愚謂聖人以六畫盡天地人三才之義地位兩層人境兩層天位兩層只一陽之氣進退消息自下而升自上而降周流六虛運用於宇宙之內亘古今无有窮已是孰使之然哉必有為之主宰者矣乾六畫皆陽而一爻有一卦之義初上之潛亢有復與剝消長之義二見五飛有師比君臣之義三乾乾四或躍有勞謙由豫之義蓋六十四卦

一乾坤也乾坤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所以主宰者也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者偶也陰之數也坤者順也陰之性也註中者三畫卦之名也經中者六畫卦之名也陰之成形莫大於地此卦三畫皆偶故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焉則是陰之純順之至故其名與象皆不易也牝馬順而健行者陽先陰後陽主義陰主利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安順之為也貞健之守也遇此卦者其占為大亨而利以順健為貞如有所往則先迷後得而主於利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大抵能安於貞則吉也

集疏 程子曰牝馬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語錄問牝馬取柔順健行之象坤順而言健何也曰守得這柔順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不足以配乾矣○

又曰牝是柔順故先迷然馬健行故後得牝馬不可分為二今姑分以見其義○問君子有攸往何也曰此是虛句意在下句蓋言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也又曰大概是陰滅陽一半就前後言沒了前一截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陽却是全體安貞之吉他這分段只到這裏若更妄作以求全時便凶了在人亦當如此○文集曰以文王八卦論之則自西北之乾以至東方之震皆父與三男之位也自東南之巽以至西方之兌皆母與三女之位也故彖辭以東北為陽方西南為陰方○問牝馬之貞曰乾卦元亨利貞便都好到坤只一半好故云利牝馬之貞則是亦有不利者○蔡氏曰乾貞剛健專固坤貞柔順承從先迷无首也後得有終也得朋以陰從陰也喪朋以陰從陽也安不妄動也安乎柔順之貞則吉也○饒氏曰乾元亨利貞便是剛健為正坤利牝馬之貞便是柔順為正男則以剛健為正道女則以柔順為正道

初六履霜堅氷至

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八少故謂陰爻為六也霜陰氣所結盛則水凍而為冰此爻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可見於象中矣

集疏 孔氏曰履霜而遂以堅冰為戒所以防微慮漸慎終於始也○程子曰陰之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知陰漸盛而為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矣故戒於初○語錄曰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這道理在人如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横看是一般道理所以

謂之易○又曰易中說到那陽處便扶助推移他到那陰處便抑遏壅絶他○又曰履霜堅氷不著占自分曉占者自前未見有害却有未萌之禍所宜戒謹也○誠齋楊氏曰陽始萌曰潛龍勿用言方隱而未可以進也陰始生曰履霜堅氷至言雖微而必至於盛也觀聖人之言可以知君子之難進而小人之易盛也有國者其亦思所以求君子於隱而防小人於早也哉○童溪王氏曰乾之初九一陽在下曰潛龍勿用者懼其傷也坤之初六一陰在下曰履霜堅氷至者防其長也懼其傷愛之之也防其長忌之之也○蔡氏曰履象初霜象六霜陰氣始凝也堅氷陰氣盛也言霜之積必有堅氷至戒辭也諸爻曰足曰趾曰拇曰履皆取在下而象初也○愚案語錄曰易中到那陽處便扶助推移他到那陰處便抑遏壅絶他此豈聖人之私意哉蓋天道之當然也聖人者亦順此理而為言耳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柔順貞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

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

集疏 程子曰二陰位於下故為坤之主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畫地之道矣由直方大故不習无不利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為而為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語錄曰六二直方大坤卦中惟此一爻最精粹蓋五位雖尊却是陽位破了體四重陰而不中三又不正惟此一爻得中正所以就這說箇直方大此是說坤卦之本體然而本意却是教人知道這爻有這箇德不待習學而无不利人占得這爻時若能直能方能大則亦不習无不利○項氏曰乾以九五為主爻坤以六二為主爻蓋二卦之中惟此二爻既中且正又五在天爻二在地爻正合乾坤之本位也○愚謂直方大乃坤之德象也不習无不利占辭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陰三陽內含章美

可貞以守然居下之上不終含藏故或時出而從上之事則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爻有此象故戒占者有此德則如此占也　集疏　語錄曰六三便夬些陽了所以言含章六四則渾是柔了所以言括囊○項氏曰可貞非必貞也謂亦可如此非決辭也故孔子贊之曰以時發也言可貞則貞可發則發爻辭於可貞之下用或字按之便見以時發之意○又曰或者不定之辭乾居九四坤居六三陰陽相雜故皆有或象九三德位皆陽故但為乾乾更无退義六四德位皆陰故但為括囊更无進理○劉氏曰三五皆陰爻陽位故三曰含章五曰黃裳文在中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譽者過實之名謹密如是則无咎而亦无譽矣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蓋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遁也　集疏　程子曰四居近五之位而无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知如括囊口而不露則可得无咎然既晦藏

亦无譽矣○語録問重陰不中何以見其有括囊之象曰陰而又陰其結塞不開則為括囊矣又曰坤六四不止言大臣事在位者便當去未仕者便當隱○泉峰龔氏曰囊坤地中虛象以陰居陰故為括囊○愚案太玄馴之五曰虛囊大包其德彌黄六曰囊失括珍器泄皆放此爻之意

六五黄裳元吉

黄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於外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善之吉也占者德必如是則其占亦如是矣春秋傳南蒯將叛筮得此爻以為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强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三者有闕事雖當未也後蒯果敗此可以見占法矣

集疏

胡氏曰衣譬君裳譬臣五居人臣之極位尤當以柔順盡為下之道○語録曰乾是做坤是守乾如活龍相似氣燄猛烈故九

五便言飛龍文言解得活潑潑地到坤便說得善了只說黃裳元吉文言只說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而已又曰乾之九五自是剛健底道理坤之六五自是柔順底道理各隨他陰陽自有一箇道理其為九六不同所以在那五處亦不同這箇五之柔順從那六裏來○南軒張氏曰五雖君位而卦有陰為之主不取君義者坤剝遯明夷歸妹旅也非人君之所處故无君義○范氏曰黃者坤土之中色故取此象五居卦之上體而取象於裳者衣裳取諸乾坤乾上坤下也○愚謂乾純乎君象故九二言龍而不取臣位坤純乎臣象故於六五言黃裳而不取君位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兩敗俱傷其象如此占者如是其凶可知

集疏　語錄問乾上九只言亢坤上六却言戰何也曰乾无對待只有乾而已故不言坤坤則不可无乾若无乾便没上截大抵陰陽二物本別无陰只是陽盡處便是陰了○易氏曰上六坤陰之

極也夏之十月六陰為坤正屬上六一爻何以有龍之象蓋八卦分屬十二月每卦各得四十五日有竒乾西北之方乃戌亥之交以卦位言之則十月為乾以卦氣言之則十月為坤是十月之初陰陽相薄以乾為主為龍戰野坤土在外象血傷也玄陽也黄陰也○古為徐氏曰未氷而戒堅氷意存遏惡无龍而言龍戰志在扶陽○東峰龔氏曰乾居西北乃文王卦位說卦亦曰戰乎乾蓋十月純坤之時六陰既極而陽與之戰也○愚謂乾諸爻多言龍坤諸爻則各自取義至上六獨言龍者陰既極而陽來之時也曰戰陰陽相交之義其血玄黄言其色之如是也天地之閒陰陽之不能相无故十月謂之陽月然坤上六言不可以无陽而乾上九不言陰者亦聖人崇陽抑陰之意云

用六利永貞用六言凡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純陰而居首故發之遇此卦而六爻俱變者其占如此辭蓋陰柔不能固守變而為陽則能永貞矣故戒

占者以利永貞即乾之利利貞也 **集疏** 語錄曰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這自坤而變故不足於元亨云

只說二用變卦乾吉在无首言卦之本體元是六龍今變為陰頭目雖變渾身却只是龍只是一无頭龍相似坤利在永貞却不見他元亨坤本卦固有元亨變卦却无

總論 丘氏曰坤純陰為乾之匹有臣道焉初上二爻言陰陽之消長中四爻言臣道之顯晦初陰之微故曰履霜堅冰忌其長也上陰之極故曰龍戰于野著其窮也此以陰陽之消長言也二五居中得位臣道之顯者二位居內故曰直方大言其德之盛也五位居外故曰黃裳元吉言其業之美也三四居位不中臣道之晦者三爻陰位陽靜中有動故曰含章含則有時而發四爻位俱陰靜而无動故曰括囊括則无時而出此以臣道之顯晦而為言者也

通論 語錄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定而有守又曰坤卦是箇无頭底物事事事都不能為首只是循規蹈矩依而行之乾文坤

母意亦可見如云先迷後得先迷无首也後得後則有獲也乾則不言所利坤則利牝馬之貞每每不同所以康節云乾无十坤无一乾至九止奇數也坤至二始偶數也問乾无十者有坤以成之坤无一者有乾以首之白然又曰乾卦如箇創業之君坤卦如箇守成之君乾如蕭何坤如曹參又曰乾坤陰陽相對而言固只一般然以分而言乾尊而坤卑陽尊而陰卑不可並也以一家言之如父母固皆尊母終不可以並乎父所謂尊无二上也○愚案易中諸爻辭多協韻初曰履霜二曰直方三曰含章四曰括囊五曰黄裳六曰玄黄皆七陽韻但直方之下大字不協者蓋易都是排定幾句在此言直方矣而又言大也先儒有作大不習无不利斷句者非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震坎皆三畫卦之名

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故其德為動其象為雷坎一陽陷於二陰之間故其德為陷為險其象為雲為雨為水屯六畫卦之名也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為字象屮穿地始出而未申也其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故其名為屯震動在下坎險在上是能動乎險中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貞而未可遽進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於貞但未可遽有所往耳又初九陽居陰下而為成卦之主是能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故筮立君者遇之則吉也

集疏 程子曰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在時則天下屯難未亨之時也○語錄曰凡易中利字多為占者設如利建侯是占得此卦者之利晉文公曾占此卦後果得國若常人見之亦隨高下自有箇主宰底道理但古者占立君卜大遷卜大封是事體重者故爻辭以其重者言之○古為徐氏曰乾坤為父母震坎艮為三男繼父母而用事者男也故乾坤之後受之以屯也下震上坎畫卦者皆

自下起長男先而中男次之繼也者蒙下坎上艮中男先而少男次之父母之生子長男少男各一而已少長之閒皆中男也故自屯至比凡六中男也○愚謂屯有潛通之理故元亨處屯不可以不正故利貞屯難方深則勿用有攸往以陽在下為衆所歸故利建侯也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盤桓難進之貌屯難之初以陽在下又居動體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故有盤桓之象然居得其貞故其占利於居貞又本成卦之主以陽下陰為民所歸侯之象也故其象又如此而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為侯也

集疏語錄曰卦辭通論一卦所謂侯者乃屬他人即爻之初九也爻辭專言一爻所謂侯者乃其自已也○項氏曰凡卦有主爻皆具本卦之德乾九五具乾之德坤六二具坤之德屯自觀卦變以初九為主故爻辭全類卦辭他卦主爻倣此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

字十年乃字班分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六二陰柔中正有應於上而乘初剛故為所難而邅回不進然初非為寇也乃求與已為婚媾耳但已守貞故不之許至於十年數窮理極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而可許矣爻有此象故因以戒占者

集疏孔氏曰寇謂初也无初之難則與五為婚媾矣故曰匪寇婚媾志在於五不從於初故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十年數之終也○程子曰陰乃陽所求柔乃剛所陵柔當屯時固難自濟又為剛所迫設匪逼於寇難則與正應為婚媾矣又曰以初之剛明而為寇者何也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為義不計初之德為何如也易之取義如此○耿氏曰志在於遠故乘馬而欲行難生於近故班如而有待二欲應五而初九為之難能不字者以正勝故也○潘氏曰二五正應陰陽相求然屯難之時欲進不可得故乘馬而復班如班如班師之班言方進而復退也自非迫於初九之剛強則徃就乎

九五之婚媾矣六二中正之女寧守正以獨立不肯失身於人所以不字難極復常終得會應其乎見金夫不有躬者矣○徐氏曰易之道有已正而他爻取之以為邪者有已凶而他爻得之以獲吉者屯之初非不正也而二近之則為寇旅之上非不凶也而三承之則得譽命○泉峰龔氏曰馬震象說卦震亦為馬寇初迫二象婚媾二應五象女子二陰象匪寇婚媾見於易者三諸家之說與本義不同合賁睽之爻辭考之當以諸說為正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陰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為逐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君子見幾不如舍去若往逐而不舍必致羞吝戒占者宜如是也

集疏 程子曰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三居剛而不中則妄動又无應援將安之乎惟陷於林中而已○朱氏曰三柔不當位妄動以求五五君也即鹿言有求於君也上六在君之側而不應

譬之即鹿无虞人以導之豈惟不得鹿乎反陷於林莽中矣○泉峰龔氏曰林林中坎險象鹿象未詳或曰林林中為坎鹿林中之物指五而言也三動極而躁進妄求而无應前遇坎險故其象如此○愚案屯六三即解之上六彼曰射隼而獲此曰即鹿无虞者亦時而已矣解上六當震動之極難解之時藏器於身出而有獲宜也屯六三居下震之終屯難方深動則遇險如即鹿而无虞蓋不可以有為之時也解坎下震上屯震下坎上二爻正相反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陰柔居屯不能上進故為乘馬班如之象然初九守正居下以應於己故其占為下求婚媾則吉也

集疏

楊氏曰六四靜而正居陰而不安動者也故曰乘馬班如有待而行也夫初以陽倡陰求婚媾者也而四應之求而往者也○新安胡氏曰求婚媾是指初九在下來求四為婚媾求者在彼而往者在我故吉不然豈有陽不倡而陰反倡男不行而

女先行以是為吉无不利者乎○泉峰龔氏曰馬坎象説卦坎亦為馬婚媾四應初象楊氏求婚媾之説與本義不同以小象求而往之言觀之當以楊氏之説為正○愚謂六二之乘馬班如以逼於初九故不得遂九五之婚媾於勢不得不待其時六四之乘馬班如以初九相應於下可為婚媾於義不可以不待其求此當待而待者也上六之乘馬班如下无應與果何所待哉終泣血漣如而已此不當待而待者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之時陷於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初九得民於下衆皆歸之九五坎體有膏潤而不得施為屯其膏之象占者以處小事則守貞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而不免於凶

集疏 丘氏曰屯卦二陽皆當位而五不如初者初震陽動而得時五坎陽陷而失勢也○泉峰龔氏曰膏坎水象五居尊位而陷於險中故有膏澤不下之象○愚案諸

家皆以小貞為小正之也程子亦曰小貞漸正之也膏澤不下咸摧已去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也參而考之本義為正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陰柔无應處屯之終進无所之憂懼而已

集疏 新安胡氏曰說卦震坎稱馬屯坎上震下故爻多馬象三爻皆稱乘馬班如而上獨泣者以時當屯難二四皆有應可待上獨窮極下又无應所以泣也○泉峰龔氏曰血坎象說卦稱坎為血卦

總論 泉峰龔氏曰屯卦六爻皆有屯難未通之意初盤桓見難而不輕進者也三即鹿无虞犯難而妄進者也二四乘馬班如處屯之中欲進而未能者也上乘馬泣血處屯之極欲進而无所者也九五屯其膏為膏澤不下於民所施之屯者也初二三四上之屯在下之屯在上九五之屯在上之屯也在下之屯其屯在已在上之屯也天下之屯也君子欲盡亨屯之道亦視其時之可否而為進退爾

通論 語錄曰屯是陰陽未通之時蹇是流行中有蹇

滯困則窮矣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艮亦三畫卦之名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其德為止其象為山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故其名為蒙亨以下占辭也九二內卦之主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者而與六五陰陽相應故遇此卦者有亨道也我二也童蒙幼稚而蒙昧謂五也筮者明則人當求我而其亨在人筮者闇則我當求人而亨在我人求我者當視其可否而應之我求人者當致其精一而扣之而明者之養蒙與蒙者之自養又皆利于以貞也

集疏 語錄問蒙之地蒙之意如何曰山下已是窮極險處又遇險前後不得故於此蒙昧也蒙之意是指心下鶻突又曰視其可否而應之者

蓋視其來求我之發蒙者有初筮之誠則告之再三煩瀆則不告之也致精一而扣之者蓋我求人以發蒙則當盡初筮之誠而不可有再三之瀆也又曰或自家是蒙得他人發或他人是蒙得自家發○誠齋楊氏曰蒙猶屯也屯者物之初非物之厄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勾而未舒曰屯稚而未達曰蒙故蒙有亨之理○建安張氏曰屯有君道故利建侯蒙有師道故童蒙求我天地既位君師立矣○愚謂屯似比蒙似師屯九五似比得君位於上而震主器於下故利建侯蒙九二似師得臣位於下能統治衆陰而艮少男應之故童蒙求師屯初九為成卦之主蒙九二為成卦之主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然發之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不舍則致羞吝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集疏

程子曰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梏桎梏謂拘

束也不去其昬蒙之桎梏則善教无從入矣○泉峰龔氏曰刑人謂以法律之桎梏猶孟子所謂梏亡之梏夫人蒙昧由心有所蔽也當發蒙之任者於其所蔽未深之時正其法以律之使知所嚴憚警省以說其拘蔽之桎梏則本心復明矣蒙之初蔽未深之時也過此以往則梏之反覆蔽固愈深能无吝乎聖人於上九之擊蒙猶戒其過而為寇豈有發蒙之初而即施刑者乎且上九禦寇既為扞其外誘則用說桎梏為解其拘蔽无疑矣本義之說似未然姑記此以俟來者曰刑曰桎梏坎象坎為法律又陽陷陰中如手足之被桎梏也○愚案此爻孔氏謂刑戮於人又利用說去罪人桎梏蒙既發去刑人桎梏皆得當劉氏謂以蒙犯法當用刑以發之不當說桎梏以宥之二說已不同矣本義則有痛懲暫舍之說蓋初六當發蒙之初當明刑禁以示之使知畏然後教之未必便施之以刑也泉峰有取於程子之說似得此爻之旨讀者宜擇焉

九二包蒙吉

納婦吉子克家　九二以陽剛為内卦之主統治羣陰當發蒙之任者然所治既廣物性不齊不可一槩取必而爻之德剛而不過為能有所包容之象又以陽受陰為納婦之象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為子克家之象故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事則如是而吉也

集疏　語録曰卦中說剛中處最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為物所蒙安能包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不中所以為擊蒙○愚謂包蒙包容人之蒙昧也達之為師臣窮之為明師納婦則為賢人克家則為令子矣易无所不通也九二當發蒙之任兼發此數義惟占者所值而皆吉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女之見金夫而不能有其身之象也占者遇之則其取女必得如是之人无所利矣金夫蓋以金賂已若魯秋胡之為者

集疏　程子曰三陰柔不中正女之妄動者也正應在上近見九二為羣蒙

所歸得時之盛故舍正應而從之是見金夫不能保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李氏曰屯六二近初九然震性動而趨上故舍初從五蒙六三近九二然坎性陷而趨下故舍上從二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女子之屯也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女子之蒙也○誠齋楊氏曰六三見利而動者也動以利則身非其身失其身則利非其利斯女不可取也斯士獨可用乎用之无所不至矣○泉峰龔氏曰屯之初九蒙之九二皆以陽剛為一卦之主屯之六二陰柔中正故能舍初而從正應蒙之六三陰柔而不中正故至於舍正應而從金夫也○愚謂諸爻皆言蒙則尚有開明之義六三不言蒙則其水性趨下无復開明之日矣何所利哉舍應從二行不順也見利忘身何可取也

六四困蒙吝

既遠於陽又无正應為困於蒙之象占者如是可羞吝也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

集疏

程子曰蒙之時陽剛為發蒙者四陰柔而最遠於剛乃愚蒙之

人而不比近賢者无由得明矣故曰困蒙○李氏曰以陰居陰又上下皆陰從二則隔三從上則隔五故困○以泉峰龔氏曰四以陰居陰是在我者蒙昧矣而承乘應又皆陰无與發其蒙者則其困而吝也不亦宜乎

六五童蒙吉 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於人故其象為童蒙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

集疏 新安胡氏曰童蒙艮少男象卦辭童蒙亦指五言以童蒙之五應剛中之二太甲成王之於伊尹周公也○愚謂以在上君臣而言則如太甲成王之於伊尹周公以在下而言士庶工商師友之類蓋无往而非此道六五童蒙而吉者以能聽命於人以啓發其蒙故也故彖曰童蒙求我非謂其不求於人甘自蒙昧而獲吉也能如是者以柔中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為擊蒙之象然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為之害惟扞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雖過於嚴密乃為得宜故戒占者如

此凡事皆然不止為誨人也

集疏

程子曰上九蒙之終是當蒙極之時人之蒙昧既極固當擊之然上九剛極不中故戒其不利為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非為剛暴乃為寇也○語錄曰蒙卦上九雖小不利然卦文亦自好蓋上九以陽剛居上擊去蒙蔽只要恰好不要太過太過則於彼有傷而我亦失其所以擊蒙之道矣為寇者為人之害也禦寇者止人之寇也○泉峰龔氏曰擊蒙為為寇上過剛象初曰發蒙上曰擊蒙初曰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上曰不利為寇利禦寇其言首尾相應是治蒙之始終也說桎梏所以發蒙於其始禦寇者所以擊蒙於其終惟其始无以發之故終至於擊之擊蒙已非得已也況復過而為寇乎合首尾二爻而觀之可以得治蒙之道矣

總論

語錄曰此一卦緊要是九二一爻為主所以治蒙者只在兩箇陽爻而上九過剛故只以九二為主其餘除初爻是說治蒙底道理三四五皆是蒙者○泉峰龔氏曰初上為治蒙之始終二

當發蒙之任五為童蒙之主四為困蒙之下愚三則女子之蒙也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待也以乾遇坎乾健坎險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待之義也孚信之在中者也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為有孚得正之象坎水在前乾健臨之將涉水而不輕進之象故占者為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而利涉大川正固無所不利而涉川尤貴於能待則不欲速而犯難也 集疏 程子曰以二體言之乾剛上進而遇險未能進也故為需待之義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剛健中正誠信充實有孚也有孚則光明而亨通得正而吉以此而需何所不濟故利涉大川○語錄曰需主事孚在心需其事而心能信實則光亨以位乎尊位而中正故取象如此利涉大川亦蒙上文有孚光亨貞吉○愚案有孚光亨貞吉指上卦九五而言也故

五亦曰貞吉利涉大川指下三爻而為言也故初曰需于郊二曰需于沙三曰需于泥是欲涉大川見險而猶有所待也郊沙泥視坎水遠近而為言爾過此以往則安涉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郊曠遠之地未近於險之象也而初九陽剛又有能恒於其所之象故戒占者能如是則无咎也

集疏

程子曰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需而恬淡若將終身焉乃能用恒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潘氏曰去險尚遠知幾不進郊非善地若將終身焉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沙則近於險矣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漸進近坎故有此象剛中能需故得終吉戒占者當如是也

集疏

程子曰坎為水水近則有沙二以陽剛之才居柔得中需之善也雖去險漸近而未至於險故小有言語之傷終得其吉也○愚謂二互兌為口舌故有小有言之象小有言故得終吉

九三需于泥

致寇至泥將陷於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三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故其象如此集疏程子曰需之時其義在於相時而動三云致寇至由已進而迫之也○蘇氏曰漸近則為沙迫近則為泥於沙則有言於泥則致寇坎之為害也如此○泉峰龔氏曰郊沙泥之象在本爻无所取視坎水遠近而言者也易之取象如此寇坎象○愚謂初曰利用恒則无咎二曰小有言而終吉三曰致寇象曰敬慎不敗是皆不廢其進之義也但必需而後可耳沙者近於險而不陷之地泥則陷矣特未深耳故曰致寇至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陷之所四交坎體入乎險矣故為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故又為出自穴之象占者如是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集疏語錄曰四是坎體之初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性陷了○薛氏曰需于血者不早避難見傷而待者也猶有需焉出穴乃免○蔡氏曰血穴皆坎象○愚

案六四上六皆曰穴蓋二爻坎體皆陰有穴之象焉猶坎之初六六三皆曰坎窞也然四曰出出而之外也上曰入入而之內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酒食宴樂之具言安以待之九五陽剛中正需于尊位故有此象占者如是而貞固則得吉也 集疏 程子曰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惟宴安酒食以俟之也○語錄曰坎體中多說酒食想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又曰需只是待當此之時別无作為只有箇待底道理然又須是貞方吉○易氏曰坎體多言酒食如困于酒食之類以九居二養之失其道則為困以九居五養之得其道則為需五其需之主與○愚謂九五為需之主顧乃需于酒食而已是酒食之在人有不可得而廢也然酒食之為宴樂始乎治而卒乎亂故戒以得貞則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陰居險極无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

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為不速客三人之象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有敬之之象占者當陷險中然於非意之來敬以待之則得終吉也

集疏　泉峰龔氏曰卦內言終吉者二九二之小有言上六之入于穴皆非吉也曰終吉者言今雖未吉終必得吉也後凡言終吉者倣此○愚謂速召也詩曰以速諸舅五之需于酒食必貞則吉不速而至為非貞矣需極則變故下之三陽不召而至而无復需矣

總論　泉峰龔氏曰需以全體言乾健遇坎險而不遽進為需以六爻言初最遠於坎為需于郊二漸近於坎為需于沙三已近坎為需于泥雖遠近不同皆未陷於險者也四已入坎體不能无傷為需于血五正在坎中而位中正為需于酒食上居坎之極為入于穴皆已陷于險者也未陷於險而能需則不陷已陷於險而能需則必出故四五言需猶有出險之望上居險極无所需矣然於非意之來惟敬以處之亦必得終吉也

通論　語錄曰福州劉昭信

易說云見險而止為需見險而不止為訟能通其變為隨不能通其變為蠱又曰能安其分則為需不能安其分則為訟此是說對卦○愚謂君子之於險有遇險而動以求免者屯是也有見險而止以戒其犯者蹇是也有不即動亦不遂止者需是也坎險在前未可即動也乾健在下亦不遂止也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爭辯也上乾下坎乾剛坎險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又為內險而外健又為已險而彼健皆訟之道也九二中實上無應與又為加憂且於卦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有有孚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之象上九過剛居訟之極有終極其訟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以剛乘險以實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故戒占者必有爭辯之事而隨其所處為吉凶也

集疏 程子曰以健遇險內險外

健皆所以為訟若健而不險不生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險而又健是以訟也○語録曰九二正應在五五亦陽故有窒塞之象○項氏曰曲直未明故窒勝負未分故惕中止則吉終成則凶○新安胡氏曰訟所以興必已有由中之信實為他人所窒塞不得已而訟亦須恐懼而不敢自安所以獲吉○建安張氏曰訟字從言從公人有爭不能直之於私故言之於公也○愚謂有孚窒指九二中實而言惕中吉九五也終凶上九也利見大人上乾象不利涉大川下坎象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陰柔居下不能終訟故其象占如此

集疏 語録曰此爻是陰柔之人不會十分與人訟那人也无十分傷犯底事但只畧與去訟之才辯得明便止所以曰終吉也○毛氏曰所事爭辯之事也有言訴訟之言也○愚謂初以陰在下入訟之體未深故只小有言其辯明故不永所事惟其不永所事故得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

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九二陽剛為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得下之中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其象占如此邑人三百戶邑之小者言自處卑約以免災患占者如是則无眚矣

集疏程子曰二五居相應之地而兩剛不相與相訟者也然五以中正處君位其可訟乎若知其義之不可退歸而逋避以寡約自處則得无過眚若處强大是猶競也能无眚乎○泉峰龔氏曰邑人三百戶象未詳○或曰坤象坎九二變而成坤此又聖人取象之一例也○愚謂訟之得名正以二居險中卦辭之有孚窒為二而發也九二為險之主故以下而訟上訟而不克以患之來可知已惟其居中有孚窒塞而能惕故能歸逋而无眚也或曰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言其邑人以之為戒无過誤之災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食猶食邑之食言所享也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守舊居貞則

雖危而終吉然或出而從上之事則亦必无成功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

集疏　程子曰三雖居剛然質本陰柔非為訟者也祿者稱德而受食舊德謂處其素分守素分而无求則不訟矣在險而乘承皆剛故厲夫訟者剛健之事故初不永所事三食舊德皆非能訟者也二爻皆以陰柔不終而得吉四亦不克而得吉訟以能止為善故也○語錄問必无成功似與象辭從上吉也之意不協又與坤六三文言亦不協竊意本義是直作占辭解如此未知是否曰易中經傳不同如此處多且兼存之然經意是本傳辭是第二節詁又曰食舊德句貞句厲句終吉句○易氏曰三不言訟无訟也陰居陽位宜於食舊德而吉○泉峰龔氏曰王指五而言三以陰居陽與五非應故曰或者言或然而非必也○愚謂坤六三亦曰或從王事无成而曰有終者以地道代有終也此曰或從王事无成而不曰有終者訟不可終也訟以中止為吉无成乃所以為有終也无成所以為終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即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九四剛而不中故有訟象以其居柔故又為不克而復就正理渝變其心安處於貞之象占者如是則吉也

集疏楊氏曰居非中正義弗克訟也復即命變而為安貞則吉矣命天理也知義不克自反而即理則非迷而不復者其吉不亦宜乎○語錄曰不克訟句復即命句渝句安貞句吉句易辭只是排幾句在此○泉峰龔氏曰二與五訟四與初訟其與為敵者強弱不同而皆曰不克者蓋二以下訟上其不克者勢也四以上訟下其不克者理也二見勢之不可敵故歸而逋竄四知理之不可渝故復而即命二四皆以剛居柔故能如此

九五訟元吉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

集疏語錄曰此爻有占无象爻便是象訟元吉便是占○項氏曰人謂九五為聽訟之君非也爻與象皆稱訟何謂聽訟訟卦五爻皆不

正惟九五一爻既中且正訟之最善者故彖曰訟元吉以中正也何與聽訟之事諸家為君位所感謂君无訟理遂以聽訟解之殊不思君豈聽訟者哉○愚謂訟元吉謂之聽訟得其平亦可謂之為訟而最善亦可各隨占者之所值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以剛居訟極終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其占為終訟无理而或取勝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為戒之意深矣

集疏

誠齋楊氏曰上九訟終而凶者倘或勝而受賞亦不足敬況衆皆褫而奪之乎況未必勝且未必賞乎或者未必之辭

總論

一語錄問觀訟卦之體只是訟不可成初不永所事二不克訟三守舊居正四不克訟而復就正理五聽訟元吉上雖有鞶帶之錫而不免有終朝之褫首尾皆是不可訟之意故彖曰訟不可成也曰然○輝謂楊氏曰聖人不嫌於訟而嫌於終訟

大抵陽爻好訟陰爻不好訟也○易氏曰初三以陰居陽位皆不爲訟二四以陽居陰位皆不克訟上九終訟或至三褫惟九五得訟之中正所以爲元吉也○泉峰龔氏曰訟卦六爻言吉者四除九五爲得訟之中正而吉外其餘皆以息訟而吉非勝訟而吉也若二之逋竄僅能无眚上之褫服則終必凶矣可不戒哉○愚謂訟之諸爻曲盡爲訟之義初與四應初曰不永所事四曰復即命渝有商和其訟之象五與二應五曰訟元吉二曰歸而逋有一勝一負之象三與上應三曰食舊德是不爲訟者也上曰或錫之鞶帶是必欲終其事健訟之流者與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又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爲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爲衆

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戒占者亦必如是也

集疏　程子曰比以一陽為衆陰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為衆陰主而在下將之象也又曰師之道以正為本其動雖正必丈人師之則吉而无咎蓋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盡善也○有語録曰吉无咎如一件事元是合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師之道既已正了又用丈人師之如此則是都做得是便是吉了更有甚咎○衆峰龔氏曰吉主事而言无咎主理而言所謂吉无咎者事既吉而理亦无咎也○愚案丈人吉无咎雖專指九二一爻為言而其意已包一卦蓋能用丈人則吉而无咎其或不然則出不以律或輿尸或不左次而冒進或用弟子小人能无凶乎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儒多作

不是也在卦之初為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否臧則凶戒占者當謹始而守法也 集疏 泉峰龔氏曰律坎象荀九家坎為律○愚謂出師之始貴用法律以裁制之否則雖臧亦凶蓋幸勝不可常也以幸勝為常而不以律其凶必矣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九二在下為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上應於五而為所寵任故其象占如此 集疏 語録曰在師中吉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吉○丘氏曰九二即師之丈人也以剛得中无過不及故吉无咎獨與卦辭同

六三師或輿尸凶 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其象占如此 集疏 孔氏曰以陰居陽以柔乘剛進无所應退无所守以此用師或有輿尸之凶○語録問伊川訓輿尸為衆主如何曰從來有輿尸血刃之說看來只是兵敗輿尸而歸之義○丘氏曰坎為輪輿輿尸而歸趙

括長平之戰是也○愚謂以師旅而言則如趙括長平之戰以他事而論皆自取覆敗之義

六四師左次無咎

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故其象如此全師以退賢於六三遠矣故其占如此

集疏

程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易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象峰龔氏曰老子曰偏將軍居左大將軍居右兵凶器也先王以喪禮處之故軍中之禮以右為上而左次為退舍也○愚案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左次則堅壁不動之意出坎險入坤順故其象占如此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无咎也言語辭也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又戒占者專於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輿尸而

歸故雖貞而亦不免於凶也 集疏 程子曰五興師之主故言興師任將之道蠻夷寇賊為生民之害若禽獸入田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執言奉辭也明其罪以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耳非田有禽也○泉峰龔氏曰長子謂二自二至四互體為震故有長子之象○愚謂六五師之主也田有禽利執言言興師有其道長子師師弟子輿尸言任將在於得其人以長子帥師為得其當謂九二也若使弟子帥師是不得其當謂六三也將有輿尸之凶自古師出无名與任將非其人而致覆敗者多矣可不戒哉可不慎哉 本義叅之二字似未然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為土故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戒行賞之人於小人則不可用此占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也 集疏 語錄

曰舊時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今思量一理去不得既他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小人勿用則是更勿用他謀議計畫耳漢光武能用此道自定天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因問云古人論功行封真簡裂土地與之守非如後世虛帶爵邑也若使小人參其間則誠有弊病曰勢不容不封他但聖人別有以處之如舜封象則使吏治其國此義方思量得不曾改入本義○愚謂上六師之終開國承家則天下大定矣天下既定則思得君子以保安扶持之故戒以不可用小人用小人則必至於亂邦也功成治定之後必思所以守成焉小人勿用則其所用者必君子矣戒辭也亦猶上章弟子輿尸之義

總論

丘氏曰初六師之始故曰師出以律上六師之終故曰開國承家中四爻五為任將之君二三四則皆用師之將二以剛居柔威而不暴持重之將故有

師中之吉三以柔居剛輕躁妄動僨師之將故有輿尸之凶四以柔居柔度德量力固无戰勝之功亦无喪敗之禍故左次无咎三之凶不如四之无咎四之无咎不如二之吉也興師命將者盍亦謹於斯乎○愚謂師兵衆也勝敗兵家之常故六爻多寓勝敗之意初六師之始故言師出以律則勝不然則敗二三四皆所任之將二得中則勝三不中不正則敗四得正則在不勝不敗之間自古興師任將不能皆得人也故發此數義不能常勝也故兼言勝敗五為興師之主又發長子弟子二義焉用長子則勝用弟子則敗可不謹哉上六則功成治定師道終矣自兹以往只戒以小人勿用則可保安於无窮也有國者尤所當謹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親輔也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筮者

得之則當為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貞固之德然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凶矣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爾

集疏程子曰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為吉道然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比之筮謂占決卜度非謂以蓍龜也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楊氏曰一陽在上衆陰在下而順從之比之吉也而上六獨居其上而乘之元順從之義後夫者也能无凶乎○郭氏曰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君位者為比得臣位者為師○徐氏曰後夫凶如萬國朝禹而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横不來如隗囂公孫述之徒終何如哉自取凶者也○新安胡氏曰六十四卦惟蒙比以筮言蒙貴初而比貴原者蓋發蒙當致其初筮之專誠顯比當致其原筮之謹審又二為蒙主而當下卦故曰初五為比主而當上卦

故曰原所以不同也○泉峰龔氏曰周禮三卜有玉兆瓦兆原兆亦陰陽不分而再卜原者再也

初六 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比之初貴乎有信則可以无咎矣若其充實則又有他吉也

集疏 程子曰比道以相信為本中心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乃无咎也孚信之在中缶質素之器誠實充於中若物盈缶則終來有他吉矣○朱氏曰他吉謂比五子夏曰非應稱他○泉峰龔氏曰比以九五為主諸爻之比皆比五也初去五獨遠而近比於二二中正故比之而无咎若至於誠意充積則雖遠於五而非應亦將終得比之也故曰終來有他吉或曰初比之无咎何以知其比二也曰二之自內三之匪人四之外比上之无首皆有所指初獨无所指而近於二故知其比二也至有他吉則進比於五矣○逸溪先生曰有孚比之比乎人也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為人所比也初比之始有孚

信則能比於人而无咎有孚信而充實終得他人與之比而吉也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 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内比外而得其貞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貞而吉矣 集疏李氏曰二與四皆比於五二應五在卦之内故言比之自内四承五在卦之外故言外比之外内雖異而得其所比其義一也故皆言貞吉

六三比之匪人 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所比皆非其人之象其占大凶不言可知

集疏語録問否之匪人曰初應四四是外比於賢為得其人二應五五為顯比之君亦為比得其人惟六三應上上為比之无首為比之匪人也○泉峰龔氏曰三以陰居陽而不中是自處已不得其正矣而承乘應又皆陰所比復非其人焉欲无凶得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 以柔居柔外比九五為得其貞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貞而吉矣 集疏京口先生曰二與四皆比五二自内卦而之外四自外卦而之

外○易氏曰易以上卦為外下卦為內而二體亦各有內外四與五同體而言外比者亦所以比五也○泉峰龔氏曰二四皆以陰居陰是自處已得其正而承應於五所比復得其人故皆言貞吉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一陽居尊剛健中正卦之羣陰皆來比已顯其比而无私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故為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誡之象蓋雖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凡此皆吉之道占者如是則吉也

集疏 郭氏曰九五有大公至正之道以比天下天下自從而比之是以逆則舍之順則取之卦言不寧方來後夫凶或來或後聖人皆不強之也邑人又何誡焉是則顯比之吉天下之至公也○語錄曰田獵之禮置旃以為門刈草以為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出者皆免惟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比來則取之大意如此○新安胡氏

曰五陰爻皆稱比之比乎五也九五獨稱顯比為衆陰所比也用三驅而取順喻下四陰也失前禽而舍逆喻上一陰也蓋四陰承於下其心順我者則取之上六乘於上其心逆我者則舍之雖有所失比道之光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陰柔居上无以比下凶之道也故為无首之象而其占則凶也

集疏 新安胡氏曰以六爻觀之自九五一爻稱顯比外餘五爻皆稱比之初比之无咎二四比之貞吉皆以其比五也三比之匪人上比之无首是皆不比五也如是則上六无首凶正與彖辭後夫凶相應○泉峰龔氏曰上六以陰柔居上既无以比於人而為首又不能比人而以之為首故為无首之象彖辭後夫凶正指上而言也夫五以陽剛中正為衆陰之主者也今衆皆比五而上獨後之是為後夫衆皆承五而上獨乘之是為无首首即夫也後夫則无首矣

總論 愚謂天下之比固有不能盡如命者易發皆比之義而有不比者存卦辭已可見矣

爻辭則初二四得其所比者也三則不比五而比非其人上則欲比人而不早圖无首言无始也始不早圖也故至於後後夫凶後則不及事矣夫易每卦各畫一事之義五為顯比之主而有比不比者焉有比之後者焉一聽之而已此聖人至公大正之心也與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巽亦三畫卦之名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故其德為巽為入其象為風為木小陰也畜止之之義也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惟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為所畜故為小畜又以陰畜陽能繫而不能固亦為所畜者小之象内健外巽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其占當得亨通然畜未極而施未行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蓋密雲陰物西郊陰方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於羑里視岐周為西方正小畜之時也筮者得之則占亦

如其象云

集疏

程子曰舉二體而言則巽畜乎乾全體而言則一陰畜五陽在易隨時取義皆如此也○言語録曰小畜亨是説陽緣畜他不住故陽得自亨横渠言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凡言亨者是説陽到那説陰處便分曉説道小人吉亨字便是下面剛中而志行乃亨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此是以巽畜乾巽順乾健畜他不得故不能雨凡雨者陰氣盛凝結得密故濕潤下降為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面方有濕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彖中云上往也到上九畜極則散遂為既雨既處矣○新安胡氏曰陰陽和合則散而為雨陰少則陽泄而不收小畜一陰畜五陽是也陰多則陽鬱而不達小過四陰包二陽是也故皆不能成雨自二至四互兑故稱西郊○泉峰龔氏曰自我西郊雖文王之自我亦指六四而言也六四為一卦之主故以我稱夫以文王為臣而不能畜紂之惡猶六四以陰而不能畜陽之進也故本義曰文王演易於

羑里正小畜之時此之謂也○愚謂六四以陰居陰入巽之初互兌之上故既為密雲又為西郊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而為陰所畜然初九體乾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為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為所畜故有進復自道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而吉也

集疏

語録問此爻與四正相應為四所畜者乃云復自道何也曰易有不必泥爻義看者如此爻只平看自好復與復卦之復不同復卦言已前不見了這陽如今復在此復自道是復他本位從他道路上去如无往不復之復○泉峰龔氏曰泰无往不復指陰而言也小畜復自道指陽而言也陽在上之物所謂復者欲上進也陰在下之物所謂復者欲下返也復則同而上下則異者陰陽進退之性然也○愚案小畜所畜者小故初九不為六四所畜而能上進非若大畜初九之有厲也何咎之有

九二牽復吉

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近於

陰以其剛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亦吉道也占者如是則吉矣

集疏建安張氏曰待牽連而復已不如初之易矣然牽而能復亦吉道也○愚案程子謂二五同志相牽連而復合不若初二相連而進之義為是畢竟五巽體也巽畜陽者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迫近於陰而又非正應但以陰陽相說而為所係畜不能自進故有輿說輻之象然以志剛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故又為夫妻反目之象戒占者如是則不得進而有所爭也

集疏程子曰三比於四是陰陽之情相求也又暱比而不中為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說去輪輻言不能行也陰制乎陽如夫妻之相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婦人為夫寵惑既而反制其夫焉然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說輻反目三自為也○蔡氏曰夫三也妻四也三昵四而非正反為柔制故為反目○泉峰龔氏曰案本義曰

九三為陰所係畜不能自進故有輿說輻之象其義甚明易之取象若此者甚多若更深求其說則太鑿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以一陰畜衆陽本有傷害憂懼以其柔順得正虛中巽體二陽助之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也无咎宜矣故戒占者亦有其德則无咎也

集疏 胡氏曰三陽上進而已當其衝將拒而止之必為所傷以由中之信上附二陽合志而共畜之則傷害可去惕懼可出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而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為以兼乎上下故為有孚攣固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鄰之象以猶春秋以某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占者有孚則能如是也

集疏 語錄曰孚有在陽爻有在陰爻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問小畜以陰而畜五陽而九五乃云富以其鄰是與六四之陰併力而畜下三陽不知九五何故反助陰邪曰九五上九同巽之體

故助之也又曰富以其鄰言有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不富以其鄰言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丘氏曰初二皆未受畜故初曰復二亦曰復四五皆欲畜之故四曰有孚五亦曰有孚然初以剛居剛二以剛居柔二之力弱於初故不能自復而牽初以為援四以柔居柔五以剛居剛五之力强於四故推其有餘攣四以為鄰下二爻招牽以來復上二爻相攣以畜之曰牽曰攣而巽畜乾之義見矣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畜極而成陰陽和矣故為既雨既止之象蓋尊尚陰德至於積滿而然也陰加於陽故雖貞亦厲然陰既盛而亢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其占如此為戒深矣

集疏

程子曰大畜畜之大故畜極而散小畜畜之小故畜極而成陰之畜陽不和則不能止既雨和也既處止也既止而和畜道成矣○晁氏曰昔不雨者今既雨矣昔尚往者今既處矣畜道之大成也○新安

胡氏曰婦巽象月陰象幾望陰寖盛也尚德載婦貞厲此為妻占月幾望君子征凶此為夫占君子對婦言也

總論蔡氏曰小畜下三爻受畜者也上三爻為畜者也四柔下畜三剛本難也而得五與合志故畜得住五又得四為畜主四五相與而後能畜至上九則小畜之道成矣

通論項氏曰一陰一陽之卦在下為復姤在上為夬剝其義主於消長也在二五者陽在二為師之將在五為比之主陰在二為同人在五為大有其義主於得位也在三四者陽在三為勞謙在四則為由豫陰在三則為履在四則為小畜其義主於用事也用事之爻在下者為行已之事在上者為利人之事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兌亦三晝卦之名一陰見於二陽之上故其德為說其象為澤履有所躡而進之意也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故其卦為履而占

如是也人能如是則處危而不傷矣 集疏 語錄曰履卦以陰躡陽是隨後躡他如踏他脚迹相似故於卦之三四發虎尾義便是陰去躡他陽背脊後處○建安張氏曰履虎尾安有不咥人者此特寓言履至危而不危之象爾

初九素履往无咎 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為物遷率其素履者也占者如是則往而无咎矣 集疏 泉峰龔氏曰履之初未改其素者也如赤子之初心未違之所守皆所謂素也率是而往又何咎哉○愚謂素履即素其位而行之義不以富貴貧賤患難夷狄動其心者也如是而往何咎之有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剛中在下无應於上故為履道平坦幽獨守貞之象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則貞而吉矣 集疏 程子曰九二居柔寛裕得中則其所履坦坦然平易之道也雖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靜安恬之人處之則能貞固而吉也○丘氏曰履以陽處陰為美二與四同也而二有坦坦之

易四有愬愬之懼者二得中而四不得中也二五皆得中二貞吉而五貞厲者二以剛居柔五以剛居剛也故履卦諸爻惟二能盡履道之義○泉峰龔氏曰剛中在下故有履道平坦之象无應於上故有幽獨守貞之象然幽獨守貞非有剛中之德者不能也○愚謂剛中在下无應於上則遠於吉凶禍福之理不涉乎毀譽榮辱之境其所履之道坦然平易得幽人之宜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以此履乾必見傷害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凶又為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

集疏　童溪王氏曰九二剛以陽居陰其才剛明自處幽晦幽人也六三以陰居陽内陰暗而外剛武武人也○耿氏曰視欲正視而不正則眇者也行欲中行而不中則跛者也故歸妹初九不中則為跛九二不正則為眇履六三不中又不正故跛眇兼焉歸妹履皆

兌下也。蔡氏曰眇跛爻柔也能視能履位剛也。古為徐氏曰卦互體有巽離離為目巽為股六三處不中正故有跛眇象。新安胡氏曰武人陰象以一陰為成卦之主而統五剛。有武人為大君之象或曰六三陰柔非武人之象不知陽類多是寬和仁厚陰柔多是勇敢强暴底人陽主生陰主殺陽氣溫厚陰氣嚴凝也。愚謂眇目而自謂能視跛足而自謂能履則是所見不明所行不正志於涉險而不避是以履虎尾而遇咥人之凶也蓋既无坦坦之道又无愬愬之懼此乃剛武之人肆暴之義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然以剛居柔故能戒懼而得終吉

集疏 孔氏曰四逼近至尊以陽履陽處危懼之地故有履虎尾愬愬之象然居陰謙退雖處危地終得其吉也。語録曰履三四爻正是躡他虎尾處陽尾進底物事而又上躡五亦為虎尾之象。泉峰龔氏曰卦內三言履虎尾彖辭是指兌履乾後而

言六三是指三履四後而言九四是指四履五後而言皆有虎尾之象能履之以和說戒懼者則吉履之以暴戾者則凶此其所以不同也○愚謂彖辭以兌履乾和說以履乾後故不咥人六三之履四正當乾尾太逼近矣故有咥人之凶九四之履五知險而避故愬愬而終吉文王卦位乾西北而兌正西此兌履乾之義也三四當乾兌之際上下之交故俱有履虎尾之辭焉猶大過三四爻皆曰棟也

九五夬履貞厲

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凡事必行无所疑礙故其象為夬決其履雖使得貞亦危道也故其占為雖貞而危為戒深矣

集疏

程子曰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其剛決而行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未嘗不盡天下之議乃其所以為聖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語錄曰夬決也夬履是做得忒決雖合履底也有危厲又曰九五是以剛居上下臨柔說之人故決

然自為而无所疑不自知其過於剛耳○或問彖傳言履帝位而不疚爻曰貞厲何也愚曰此戒辭也言處事太剛決則雖貞亦厲若能謙以臨下和以御物則不疚而善矣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周旋无虧則得元吉占者禍福視其所履而未定也

集疏

程子曰上處履之終於其終視其所履以考其禍福若其旋則元吉也旋周旋完備无不至也人之所履若終始周完善之至也○愚謂人之所履未必能保其始終皆善也有始之不善而終善者有始之善而終不善者今上九當履之終乃視其所行而考其善惡焉則其所行不苟必周旋而善矣所以元吉而彖亦曰大有慶也

總論

釋禍楊氏曰履以六三成卦三爻辭反凶何也曰履貴乎和三質陰用剛非履和之道是以凶也故九二以剛居柔則有幽人之吉九四以剛居柔則有愬愬之吉九五以剛居剛尚為貞厲況三以柔居剛乎卦以柔履剛而成爻以

剛居柔為善若初之欲往上之欲旋則以履道之終始言也○愚謂履踐履也初為君子之所履二為幽人之所履三為武人之所履四為大臣五為大君之所履上九則通上下而言所履雖一而所以履不同諸爻所履各有其道獨六三陰也眇跛而遇咥人之凶反為于大君者何也諸爻履之常三者履之變也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通也為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正月之卦也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又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也占者有剛陽之德則吉而亨矣

集疏 致堂胡氏曰乾本在上今降在下坤本在下今升在上是陰陽相交故謂之泰○丘氏曰三陽三陰之卦凡二十而言卦變者十有一泰否隨蠱噬嗑賁咸恒損益渙是也聖人首以往來言於泰否者所以發卦變之凡例蓋泰否者乾坤二體之往來而他卦者乾坤之一爻由泰否而往來也○泉峰龔氏曰卦變之說泰

否隨蠱之類三陰三陽而變者丘氏之說當矣訟无妄大畜晉睽蹇解鼎四陽二陰四陰二陽而變者亦如隨蠱諸卦由泰否一爻往來而變之例蓋剛柔本各以類聚者也其相錯雜由類聚而變者也故諸卦五陽一陰五陰一陽者不言變而陰陽本各其類者亦不言變也○愚案陰陽各以類聚之說深得卦爻之旨蓋易雖无所不變必考其或言卦變或不言卦變其故何哉然則本義自歸妹來之說非矣此往來蓋言二體之往來不指三四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征行之吉也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下卦倣此

集疏

程子曰茹根之相牽連者彙類也賢者以其類進○語錄曰拔茅茹者物象也以其彙者人象也○愚謂此詩之所謂比也拔一茅而連茹拔一君子而衆君子出焉以其彙者各以其類而進自古成泰治之功者必衆賢萃而後能也

九二包荒

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能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則合乎此爻中行之道矣

集疏語錄曰包荒便用馮河不遐遺便朋亡意只如此○童溪王氏曰二當君子道長之時以天下人材為己任荒者必包馮河者必用遐遠者不遺有兼收並蓄之德无昵比朋黨之私故可以上配中行之主也○蔡氏曰用馮河勇者亦用也朋亡謂不獨用其朋類也尚如尚公主之尚中行六五也○泉峰龔氏曰包荒謂於人无所不包容也用馮河謂過於勇者亦用也不遐遺跡遠之賢亦不遺也朋亡不私於已之朋類也蓋既包荒則馮河者亦用不遺遐遠之賢則不用已之私朋皆主用人而言也泰否二卦皆主人材之進退為候故泰九二之大臣專以進用人材為務或曰初九以其彙是欲賢者以其類進也九二則欲其朋亡何也曰初九在下

之賢則欲其引類而進九二主泰之大臣所以進退天下之人才者也故欲亡其朋類惟亡其朋類則能用天下之賢若獨私其朋則天下之賢有不得進用者矣此其所以不同也○愚謂荒者過於迂疎而能包馮河者過於勇敢而能用不遐遺則過於及遠朋亡則過於處近蓋欲約其過使之歸於中道故曰得尚乎中行此四者處泰之道也九二以剛居柔而得中故能如此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將過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恤憂也孚所期之信也戒占者艱難守貞則无咎而有福

集疏程子曰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環泰久則必否故必於泰之盛而為之戒也无平不陂謂无常泰也无往不復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為否矣然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若能艱難守貞則可无咎蓋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

盛而非滿善處泰者其福可長也○語錄問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與城復于隍曰此亦事勢之必然治久必亂亂久必治天下无久而不變之理然履其運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如明皇開元之治若能把捉不至如天寶之放肆則後來亦不應如是狼狽○項氏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言无不者此皆天運之必至而自孚者也當泰治之極不敢不盡人事艱則不敢易也貞則不敢弛也操心之危如此則必无過咎矣然後彼之必至之孚可以勿恤而我之固有之福可以長享矣○徐氏曰復隍者平之陂也翩翩者往之復也○古為徐氏曰陰陽交運否泰相仍時勢然也然平陂往復者天運之不能无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盡天人有交勝之理處其交履其會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若一諉之天運以為无預於人事則聖人之易可无作矣○愚謂易之一書皆是使人警省戒懼之意天下之事未有不戒懼而能保其終者此易之有關於世道有關於人心所以

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翩然而下復不待富而其類從之不待戒令而信也其占為有小人合交以害正道君子所當戒也陰虛陽實故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也

集疏

程子曰陰在下之物居上失實志在下復翩翩疾飛之貌夫泰既過中則變矣聖人於三尚云艱貞則有福蓋為三將過中知戒則可保四已過中理必變也故專言反復之道五泰之主則復言處泰之道矣○項氏曰六四不戒以孚樂於變者也九三勿恤其孚當其變者也六四居三陰之首羣陰所從以叛陽九三居三陽之上羣陽所依以拒陰此二爻正相當故象曰天地際也○徐氏曰陽性固升亦必扶翼而後進陰性本下不待招呼而相與已有不可禦之勢矣○愚謂天地間陰陽相對待君子小人相為消長三四又當對待之間上下之交治亂之際三言平陂往復言陰之必來泰之必否四言

翩翩不戒以孚則陰之已來泰已否矣知泰之必否能盡艱貞之道則猶可轉禍為福一有放肆則翩翩之來其可禦哉然否九四曰疇離祉而此不曰吉者亦抑陰之意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以陰居尊為泰之主柔中虛已下應九二吉之道也而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爻占者如是則有祉而元吉矣凡經以古人為言如高宗箕子之類者皆倣此

集疏 程子曰六五以陰柔居尊下應九二剛明之賢能倚任而順從之如帝乙之歸妹降尊就卑以順從其夫也故能成泰治之功受祉且元吉自古帝女雖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為禮法也○項氏曰帝女下嫁之禮至湯而備湯嫁妹之辭曰毋以天子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從夫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湯稱天乙或者亦稱帝乙乎又曰泰之所以成泰者以九二六五上下相交九二之陽上交於五如舜之尚見于帝故曰得尚于中行六五之陰下交於二如帝女下嫁

於諸侯故曰帝乙歸妹治泰之事皆九二主之六五降心以享其效而已○新安胡氏曰泰六五與歸妹六五同有歸妹之辭蓋泰三四爻互易則為歸妹泰之五即歸妹之五也故其辭同○泉峰龔氏曰二五同志以成泰治之功者也二有包荒等事而五无所為在於虛已用賢而一相之任所係為甚重也○愚謂易中引帝乙高宗箕子等類皆是本爻有此象故引已往聖賢以為證耳非謂當時占得此爻也泰歸妹六五有帝女下嫁之象既濟九三有高宗伐鬼方之象明夷六五有箕子艱貞之象皆是本爻有此象故設此辭也

上六

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戒占者不可力爭但可自守雖得其貞亦不免於羞吝也

集疏 石氏曰隍池也土本在下版築之而為城今復于隍如坤本在下今復其本坤上則為泰下則為否矣○程子曰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

反為否如城土頹圮復反于隍也泰之終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離散不從其上豈可用也衆既不可用方自其親近而告命之雖使所告者得其貞正亦可羞吝○愚謂泰上三陰皆指小人四言小人翩翩之來已至五復言治泰之道上又言勿用師

總論 泉峰龔氏曰泰卦以見易之為君子謀也切矣 六爻初三四上言陰陽消長否泰往來之理二五言君臣相與以盡處泰之道初為君子上進泰之始也四為小人下復泰已過矣三言泰之盛必至於否上言泰之極已變為否矣此陰陽否泰消長往來之理也二剛中有為上應於五五柔中屈己下應於二上下交而志同此君臣以盡處泰之道也陰陽消長否泰往來雖曰常理苟君臣能相與盡道則亦可以成久安長治之功焉故程子曰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亡者此之謂也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否閉塞也七月之卦

也正與泰反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其占不利於君子之貞道蓋乾往居外坤來居内又自漸卦而來則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或疑之匪人三字衍文

集疏　劉氏曰由比六三而誤也傳不特解其義亦可見否塞之時雖不利君子貞而君子之貞不可无也守此不變時之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國无道至死不變然後足以為君子○泉峰龔氏曰本義卦變之説若有可疑泰否往來只當以二體言不當以一爻言餘見各卦

初六　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

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蓋能如是則變而為君子矣

集疏　語録曰拔茅茹貞吉亨這是吉凶未判時若能於此時改變小人便做君子君子小人只是箇貞不貞○丘氏曰彖言貞則不利初言貞則吉亨何也曰彖言不利者君子之貞也以君子之正而處則為小人所嫉曰不利者所以戒君子爻言吉亨者小人之貞也小人

處否而能以貞自守則化爲君子曰吉亨者所以訓小人也○泉峰龔氏曰茅茹取根在下而相連之象泰否初爻相稱拔茅茹以其彙者以羣陽羣陰皆有牽連而進之意泰陽在下君子也故能征則吉否陰在下小人也必能守正乃得吉亨此爻緊要全在貞字上○愚讀泰初九以其彙征吉君子之泰也君子之泰天下之泰也否初六以其彙貞吉亨小人之泰也小人之泰天下之否也彼曰征即吉此曰貞則吉亨變征作貞所以戒小人也易爲君子謀聖人崇陽抑陰之意於此尤可見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陰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小人之吉道也故占者小人如是則吉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蓋不可以彼包承於我而自失其守也

集疏 致堂胡氏曰六二以陰居陰處得中正是於小人之中能包容承奉乎君子小人而得吉者也若大德之人則不然能以正自守不爲世俗之所變是於否之

時得否之道所以亨也○語録曰橫渠說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然易中亦有時為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言小人當否之時能包承君子則吉但此雖為小人謀乃所以為君子謀○泉峰龔氏曰泰九二曰包荒君子包容乎小人也否六二曰包承小人包承乎君子也泰之時君子包容乎小人則小人亦將勸於善而為君子之歸否之時小人包承乎君子則君子不至有所害而小人亦吉也吾於泰否二卦得聖人處小人之道焉○愚謂東漢之末宦官恣橫黨錮禍起是小人不能包承者也小人不能包承卒不免其身以及其國而大人之否亦不可得而亨矣可不戒哉

六三包羞

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於傷善而未能也故為包羞之象然以其未發故无凶咎之戒

集疏

語録曰初六是那小人欲為惡而未發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打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那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直到六三便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

罪惡他心下也自不穩當此便是包羞之説○蔡氏曰
羞者恥其非之謂三居隂之窮為惡已深致亂已極而
能自媿者故有此象包者爻之柔羞者位之剛○泉峰
龔氏曰包羞之説語録與本義不同當以語録為正小
人知為不善之可羞是尚有可變之理所以不言凶咎
也否下三爻皆有開小人從善之意三之惡已著而以
包羞為言則是其本心猶有存者天下无不可變之人
是則聖人之意也○愚案泰九三將變而之否否六三
亦當變而之泰也今小人而包羞忍恥以苟
富貴而不知止不知位之不當時之通塞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九四以陽居隂不
極其剛故其占為有命无咎而疇類三陽
皆獲其福也
命謂天命

集疏

語録曰否已過中上三爻是説君子
言君子有天命而无咎○項氏曰隂
陽皆以類而進退故泰否之初皆稱彚以其主下三爻
之進退也泰之四稱鄰否之四稱疇以其主上三爻之

進退也又曰泰九三於无咎之下言有福否九四於无咎之下言疇離祉二爻當天命之變正君子補過之時也泰九三知其將變能修人事以勝之使在我无可咎然後可以勿恤小人之孚而自食其福也否之四因其當變能修人事以乘之有可行之時而无可咎之事則不獨為一己之私又足為衆賢之祉也○徐氏曰離麗也否九四有命即泰之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之義言陰陽往來泰否反覆天運固如此也○愚謂泰六四不戒以孚是小人樂於禍變者也否九四有命无咎是君子之安於義命者也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休時之否大人之事也故此爻之占大人遇之則吉然又當戒懼如繫辭傳所云也

集疏致堂胡氏曰大人能消否而為泰且常謂危亡之在前曰其亡其亡矣如此則安固之道如係于苞桑而不可拔矣桑之為物其根深固

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也○語録問泰否二卦見得泰无不否否无不泰當泰將否之時若是有手段底則稍遲得些曰自古由治而入亂易由亂而入治難治世稍不支吾便入亂去亂時須是大人休否方得又曰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繫固之象非是其亡其亡而又繫于苞桑也○蔡氏曰泰陽來也否陽往也然皆以陽為用故泰之二光大否之五最吉也○泉峰龔氏曰苞桑互巽木象以其蕃殖而安固也○愚案繫辭傳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況當否之時已危已亡已亂乎故必憂其危險慮其滅亡戒其禍亂而後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也故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以陽剛居否極能傾時之否者也其占為先否後喜集疏程子曰物理極則必反故否極則泰又曰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陽剛之才而後能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屯之上六則不能變

屯也。愚案泰上六城復于隍泰極而為否也否上九傾否否極而為泰也然曰勿用師自邑告命曰先否後喜蓋皆為總論語録曰大抵易為君子謀且如否内三君子發也爻是小人得志時然不大段會做得事到四便説君子得時否漸次反泰底道理五之苞桑上之傾否到這裏便傾了否做泰。又曰陰之與陽自是不可相无者今以四時寒暑而論若是无陰陽亦做事不成但以善惡及君子小人而論聖人直是要消盡了惡去盡了小人蓋亦抑陰進陽之義某於坤卦亦曾畧發此意今有一樣人議論謂君子小人相對小人不可大故去他則反激其禍且如舜舉臯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所謂去小人非必盡滅其類只是君子道盛小人自化雖有些小无狀處亦不敢發出來豈必勦滅之乎。易氏曰否者泰之反也以天地言之則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以君臣言之則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其否塞極矣然六爻不言凶悔吝者卦言天地之否爻言濟

否之道聖人蓋有以處此也。泉峰龔氏曰否六爻下三陰爻為小人上三陽爻為君子初曰貞吉亨二曰包承吉三曰包羞皆所以開小人反而從善之機四曰有命无咎五曰休否吉上曰傾否皆所以勉君子進而為治之事夫泰否往來君子小人之進退而已矣今君子既進而為治小人亦反而從善則否亦將轉為泰矣六爻之義信乎為濟否而發也或曰泰爻辭反不如否之多吉何也曰亂極必治治極必亂理之常也聖人於泰則憂其治之將亂故其辭多危懼於否則欲變亂而為治故其辭无凶咎雜卦傳曰否泰反其類也其是之謂乎。愚案泰否各三陰三陽合而為一則泰六陽否六陰也否九四為泰之始泰九三則泰之極也泰六四為否之始否六三則否之極也陰陽相推天道之必然治亂相來君子小人迭為消長人事之當然也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有以處此矣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離亦三畫卦之名一陰麗於二陽之閒故其德為麗為文明其象為火為日為電同人與人同也以離遇乾火上同於天六二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又卦惟一陰而五陽同與之故為同人于野謂曠遠而无私也有亨道矣以健而行故能涉川為卦内文明而外剛健六二中正而有應則君子之道也占者能如是則亨而又可涉險然必其所同合於君子之道乃為利也 集疏 程子曰同人于野謂於曠遠之地不為昵比之私乃至公大同之道也其亨可知天下大同則何險阻之不可濟哉至公大同之道君子之道也故利君子貞○蔡氏曰野曠遠之地乾象也利涉大川乾健離虛也○愚案卦辭以離同乾為同人彖傳以六二上同九五為同人象以天與火為同人文以五陽同六二為義皆同人也與人同心足以涉難故曰利涉大川與人同德而无私昵故曰利君子貞 初

九同人于門无咎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下上无係應可以无咎故其象占如此

集疏語録曰凡一爻皆具二義吉者苟不如此則凶凶者苟不如此則吉如同人于門須是自出門去與人同則无咎若以人從欲則凶○龔氏曰同人之道莫善於无應莫不善於有應有應則有偏係之私无應則无適莫之累初九出門而與人同无適莫也何咎之有○丘氏曰兩戶為門陰畫偶有門之象同人隨之初九節之九二皆前遇偶故謂之門一扇為戶陽畫奇有戶之象節之初九亦前遇奇故謂之戶戶一而門二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宗黨也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於上不能大同而係于私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集疏程子曰二與五為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同於所係應是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為私狹矣故可吝○語録問六二與九五中正可謂盡善却有吝何也曰兩者時位相應意趣相合只知款密却无至公大同

之心未免係於私故有吝大凡悔者自凶而趨吉吝者自吉而趨凶。愚謂同人以至公大同為善以係于私近為狹于門則无咎于郊則无悔于野則亨而于宗則吝也以同于宗族為同則宗族之外不可得而同可知也已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於二而非其正懼九五之見攻故有此象

集疏 程子曰卦惟一陰諸陽皆欲與之同二以中正與五應三以剛強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時升高陵以顧望至於三歲之久終不敢興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然不曰凶者以不敢發故未至於凶也。語録問三四皆有爭奪之義何也曰只是爭六二一爻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六二與九五相應三以剛居剛則便迷而不反四以剛居柔便有反則底道理初上則在事外不相干涉所以无爭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剛不

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於六二而為三所隔故為乘墉以攻之象然以剛居柔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占者如是則是能改過而得吉也

集疏 司馬氏曰伏戎于莽下襲上也乘其墉上乘下也○徐氏曰四介乎三五之間其爭二之心猶三也然二與五為正應三比於二且不能奪況四遠而在三之外乎其不得乎二也必矣乘者自上乘下之義墉者内外之限四欲求二而三間其中猶隔一墉也○愚謂九四爭非其應弗克攻而吉者同人之世以有所係應為狹惟不克而弗攻則免於私係而有至公大同之心象曰困而反則所以獲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於下同心者也而為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故有此象然六二柔弱而三四剛強故必用大師以勝之然後得相遇也

集疏 愚謂五與二同陰陽正應先號咷者為三四所間也不得相遇

故至於用大師則伏戎乘攻宜退避矣而後笑者克而相遇也三四有爭奪之義以介乎二五之間故至如此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居外无應物莫與同然亦可以无悔故其象占如此郊在野之内未至於曠遠但荒僻无與同耳　集疏　李氏曰國外曰郊郊外曰野同人之世衆皆爭非其應上九處一卦之外而无爭奪之私同人于郊者也何悔之有于郊不若于野之光大故僅能无悔而象以為志未得也○愚案本義以象曰志未得故以同人于郊為荒僻无與同畢竟郊在野之内但不若于野之光大云爾　總論　胡氏曰初二五上皆稱同人獨三四不言同而曰伏戎乘墉此則无與之同也二同宗而各五師克而同則於至公自然之道尚有可議者若初之同人于門上之同人于郊郊對門而言卦之首末可見同人于門曰无咎則同人之初已无疵之可言同人于郊曰无悔則同人之終又无過之可悔此皆同人之善者也○釋褐楊氏

曰同人於野則亨于門則无咎于宗則吝于郊則无悔于宗不若于門于門不若于郊于郊不若于野○愚謂六爻有不能盡卦義者彖復盡之同人于野亨是也于門于郊皆同人之善不若于野之光大故占法六爻皆靜則觀乎彖辭也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大有所有之大也離居乾上火在天上无所不照又六五一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故為大有乾健離明居尊應天有亨之道占者有其德則大善而亨也 集疏 丘氏曰一陰在上卦之中而五陽宗之居尊能柔物皆聽與五爻之有皆五之有也豈不大哉惟其所有者大故其亨亦大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居下上无係應而在事初未涉乎害者也何咎之有然亦必艱以處之則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 集疏 語錄曰易書大抵教人戒

謹恐懼无有以為易而處之者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難處之然後无咎。蔡氏曰交即應之謂五之交如是也大有之初去五遠而非應无交也故有害之者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閒无上下之交是也害非已致故曰匪咎艱難處之其咎可无。徐氏曰六五為大有之主二應於五三亨於五四與上近五遠而无交者惟初而已獨无得於五是以无交而有害也世之君子固有當時之盛乃獨窮而在下不獲乎上患難之來有所不免亦惟脩身補過以俟之耳。愚案无交害之說蔡氏徐氏之說似得其旨讀者宜詳之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剛中在下得應乎上為大車以載之象有所往而如是可以无咎矣占者必有此德乃應其占也

集疏 程子曰九以陽剛居二為六五之君所倚任其才剛健能勝大有之任如大車能勝載重物也可以任重行遠故有攸往而无咎也。易氏曰當大有富盛之時六五以一陰為之主非大臣

任重何以有濟九二剛健得中上與五應有大車以載之象此伊尹所任以天下之重者也○泉峰龔氏曰大車以載取居下應上能任其重之義於象他无所取不必過求其說也○愚案易中言輪輻輹皆得重之一體大車以載則无所不任也君子才德積諸內而能任重譬之車焉以之積載可以行遠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古者亨通之亨享獻之享烹飪之烹皆作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為亨於天子之象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小人无剛正之德則雖得此爻不能當也

集疏程子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獻亨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若小人處之則不知奉上之道以其有為己私故弗克也○項氏曰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益六二王用亨于帝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四句句法皆同今

獨益作享讀者俗師不識古字獨於享帝不敢作亨帝之過○新安胡氏曰春秋傳晉文公將納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則是卜偃時已讀為享矣○或問九三與五无係應何以有享于天子之象愚曰九三居上下之際乾離之交處下之上互兌之初又三與五同功而異位故有公用亨于天子之象言有剛正之德任大有之責受獻亨之功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彭字意義未詳程傳曰盛貌理或當然六五柔中之君九四以剛近之有僭逼之嫌然以其處柔也故有不極其盛之象而得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

集疏程子曰九四居大有之時已過中矣是大有之盛者也過盛則凶咎所由生故處之之道匪其彭則得无咎謂能謙損不處其大盛也彭彭盛多貌詩載驅行人彭彭行人盛多之狀大明駟騵彭彭言戎車之盛也○愚案九二為大臣九三居下之上為在外之公侯而九四則褻近之臣

也居近君之位而能不有其富盛得所以處盛位之宜故无咎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大有之世柔順而中以處尊位虛己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歸之是其孚信之交也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故其象占如此亦戒辭也

集疏 程子曰虛中為孚信之象當大有之時人心安易若專尚柔順則陵慢生矣故必威如則吉既以柔和孚信接下眾志說從又以威嚴使之畏善處有者也吉可知矣○下游氏曰已以至誠與人而人亦以至誠應之上下合德而无間故曰厥孚交如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大有之世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能履信思順而尚賢也滿而不溢故其占如此

集疏 項氏曰六五在本爻但見其履信思順而已至上九而後見其尚賢故曰又以尚賢也大傳以此為六五之全德而象辭亦曰大有上九明事關全體非謂上爻也○易氏曰上九不言致吉之道夫子於大傳發

之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說者以此三者歸之上九詳味其旨實指六五六五備是三者所以能有其大然不係之六五者五為成卦之主上其終也吉无不利於終而後驗○泉峰龔氏曰天指上而言祐之謂祐五也項氏易氏之說亦有理又初之交二之載三之亨四之彭皆為五而發也豈以上之祐而獨不為五乎總論釋褐楊氏曰大有以六五為主陰居尊位五陽應之故諸爻以交五為吉二大車以載三亨于天子四匪彭无咎五虛中以孚交之諸爻之有皆五之有也其大也宜哉若初九大有之始勢與五遠故為无交之害上九乃大有之終位在五上故為自天之祐初未有大上則大有之極效也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謙之象也占者如是則亨通而有終矣有終謂先屈而後伸也

集疏 程子

曰謙有亨之道也有其德而不居之謂謙人以謙遜自處何往而不亨乎○愚謂九三一爻為成卦之主君子有終蓋指九三而言也故其辭同言人能謙遜則君子之德為有終矣此其所以亨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以柔處下謙之至也君子之行也以此涉難何往不濟故占者如是則利以涉川也

集疏 程子曰初六以柔順處謙又居一卦之下為自處謙下之至謙而又謙也故曰謙謙自處至謙衆所共與也雖用涉險難亦无患難況居平易乎何所不吉也○童溪王氏曰六謙德也初卑位也以謙德而處卑位謙而又謙者也○新安胡氏曰前有互體之坎故以大川言

六二鳴謙貞吉

柔順中正以謙有聞貞而且吉者也故其占如此

集疏 程子曰二以柔順居中是為謙德積諸中發於外見於聲音顏色故曰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為貞則吉者有為得貞則吉者六二之貞

吉所自有也。釋褐楊氏曰謙主九三二之鳴謙承三也上之鳴謙應三也。泉峰龔氏曰程子鳴謙之説與本義不同以下卦鳴謙例之當以程説為正蓋見於聲音顏色所謂謙辭者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卦惟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難故有終而吉占者如是則如其應矣

集疏

程子曰三以陽剛之德而居下體為衆陰所宗復得其位為下之上是上為君所任下為衆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古之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身當天下之大任上奉幼弱之主謙恭自牧夔夔如畏然可謂有勞而能謙矣。新安胡氏曰三居互體坎中故稱勞說卦亦曰坎勞卦也九三以一陽爻為成卦之主故爻辭與卦同。泉峰龔氏曰人有功勞多自矜伐故上為君所忌下為衆所嫉而鮮克有終有功勞而能謙則上下敬服故能保其名位以善終也。愚謂謙謙君子以德言者也勞謙君子以功言者也有德而

謙何往不濟有功而謙足以保終故皆曰吉

六四无不利撝謙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其占无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故戒以更當發揮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也

集疏程子曰撝施布之意如人手之撝也動息進退必施其謙蓋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故也。泉峰龔氏曰鳴謙謙之見於言辭者也撝謙謙之見於行事者也皆所以發揮其謙也。愚謂謙非徒事虛文卑巽而已蓋其誠德之至而能下人所謂有若无實若虛犯而不校者也所謂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何不利之有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故為不富而能以其鄰之象蓋從之者衆矣猶有未服者則利以征之而於他事亦无不利人有是德則如其占也

集疏程子曰富有衆之所歸也惟財能聚人六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下衆所歸也故不富而能用其鄰也。語録問謙是不與

人爭如何五上言侵伐行師曰自初六積到六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人人服之尚更不服則非人矣故利用侵伐也又曰坤為地為衆凡設國邑征伐處多是因坤○愚謂諸爻皆言謙六五獨不言謙者五以柔順之德居尊位謙之至也而不言其謙謙而至此亦云極矣故又發利用侵伐无不利之義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師然以其質柔而无位故可以征己之邑國而已

集疏　程子曰六處柔順之極又處謙之極極乎謙者也處謙之極亦必見於聲色故曰鳴謙○童溪王氏曰上處謙之極位非執謙者之所安故鳴其未得之志謙極則易以取侮故五與上以侵伐行師為言所以救謙之過也○泉峰龔氏曰鳴謙與利用行師征邑國當作兩意看此爻居一卦之上似非謙者故自鳴其謙以示不敢自專之意又居謙之極人猶不服則不得不征伐之以濟謙之窮也

總論　新安胡氏曰下

三爻皆吉而无凶上三爻皆利而无害易中吉利罕有若是純全者謙之效固如此然艮體稱吉坤體稱利者靜則多吉順則多利也○泉峰龔氏曰謙者卑以下人之謂必人已相對而後見其謙也初之謙謙卑以下人者也二之鳴謙與四之撝謙上之鳴謙發揮其謙以與人者也三之勞謙不矜伐功能以加人者也五之侵伐上之行師謙極而不服則不容於終謙矣皆有人已對言之意又謙卦以九三一爻為主故二承三則以鳴謙為吉四乘三則以撝謙為利上應三則亦以鳴謙為得皆示不敢有加於三也初與五與三无係則各自取義正與豫卦以九四一爻為主同例或謂以二承三无不謙之嫌何必如上之自鳴哉曰二居大臣之位上與五為應雖上承於三而有侵逼之嫌故亦鳴其謙以自見也○愚案說文曰口兼為嗛心兼為慊言兼為謙謙從言從兼蓋言語之兼也二上之鳴謙四之撝謙謙於言語進退之間者也初之謙謙三之勞謙五之不富謙於

德行泯於不言之表者也然至五上曰征伐者謙固盛德事也然外侮之來其可容已乎故不得不有以應之耳此聖人於謙之終又發外侮之來只管一向謙謙不得之意所以著不當謙時也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遇震為順以動故其卦為豫而其占利以立君行師也

集疏 程子曰上動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令之象君萬邦而聚大衆非和說不能使之服從也 ○項氏曰屯九五屯膏而初九為濟屯之主故為利建侯豫六五貞疾而九四為由豫之主故亦為利建侯屯之初豫之四皆震之初爻主器之長子也 ○丘氏曰屯有震无坤則言建侯而不言行師謙有坤无震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此合震坤成卦故兼之

初六鳴豫凶

陰柔小人上有强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卦之得名

本為和樂然卦辭為衆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集疏程子曰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已應之是不中正之小人為上所寵志意滿極至發於聲音必至於凶也鳴發於聲也○誠齋楊氏曰鳴謙則吉鳴豫則凶何也謙可鳴豫不可鳴也○泉峰龔氏曰豫之初六即謙上六之反對故謙之上六曰鳴謙豫之初六曰鳴豫也謙之上六應九三處无勲之位心不自安故鳴其謙以自見豫之初六上應九四恃強援之勢意滿志得故不勝其豫以自鳴此所以謙而鳴則吉豫而鳴則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溺則反而憂矣卦獨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於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几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意正如此占者如是則貞而吉矣集疏程子曰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是上下皆溺

於豫惟六二中正无應當豫之時獨能自守可謂特立之操入於豫樂心悦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易氏曰互體艮有石象○丘氏曰豫之諸爻以无係應者為吉初應四三五比四皆有係者也獨六二陰靜而中正與四无係特立於衆陰之中而无耽戀之意得正而吉者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於四四為卦主故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事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必有悔也

集疏 郭氏曰處豫之道戒在不能自立而優游无斷睢盱視上而悦之非介于石者也遲疑而有待非不終日者也○語録問上視於四下溺於豫未曉曰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自以為樂者也○丘氏曰三以陰處陽其位不當以陰比陽又非正應但仰視九四以為豫能无悔乎苟知

盱豫之致悔則當速改若復猶豫不決則又有悔矣○泉峰龔氏曰有悔之有當作又字說古文有又通用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九四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有得然又當至誠不疑則朋類合而從之矣故又因而戒之簪聚也又速也 集疏 程子曰簪之得名取聚髮也○李氏曰由豫者莫不由之以豫由頤者莫不由之以頤○蔡氏曰大有得者一剛而得五柔也居非正位故疑朋謂衆柔也○丘氏曰卦五陰爻皆斷一剛爻獨連故以簪為象○愚案盍簪二字近有人音盍作𥁋入聲簪音匝謂朋類之雜遝竊笑之及考孔氏疏則謂盍合也簪疾也衆陰合聚而來疾也蘇氏謂盍何不也簪固結也而本義又以速訓之其說不同有如此者

六五貞疾恒不死 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沈溺於豫又乘九四之剛衆不附而處勢危故為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故又為恒不死之象

即象而觀占

集疏

程子曰六五以陰柔居尊位沈溺於豫不能自立者也四以陽剛得衆非耽惑柔弱之君所能制乃柔弱不能自立之君受制於權臣也居得君位貞也受制於下有疾也權雖失而位未亡恒不死也如漢魏末世之君也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在四不見其失正而於五乃見其强逼者四本无失五自柔弱不能自立各據爻以取義故不同也蒙六五亦以陰居尊位二以陽為蒙之主然彼吉而此疾者時不同也童蒙而資於人宜也耽豫而制於人危亡之道也又蒙相應而豫相逼也○童溪王氏曰當豫之時而不為豫者以正自守六二是也當豫之時而不得豫者見制於人六五是也此豫之六爻惟六二六五所以不言豫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以陰柔居豫極為昏冥於豫之象以其動體故又為其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戒占者如是則能補過而无咎所以廣遷善之門也

集疏

程子

曰在豫之終故為昏冥已成若能有渝變則可以无咎豫終有變之義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不言冥豫之凶而專言渝之无咎○童溪王氏曰聖人於初六鳴豫則繼之以凶於上六冥豫則繼之以无咎蓋初所以遏其惡終所以開其善聖人之心於豫之初上見之矣○愚謂聖人不絕人以為善之道故豫雖至於昏冥而人心天理誰獨无之苟能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一變其所為則亦可以无咎不然則冥行縱欲禍不可勝言矣

總論 徐氏曰豫有三義曰和豫曰逸豫曰備豫彖象所言和豫也六爻所言逸豫也備豫不虞卦文无此義傳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此備豫也故曰蓋取諸豫○丘氏曰豫以九四一爻為主故本爻謂之由豫以衆陰由己而豫也在他爻皆以不從四為善初應則鳴豫凶三比則盱豫悔五乘則貞疾恒不死上同震體亦不免於冥豫而後有渝也惟六二一爻陰柔中正與四无係獨能介于石不終日而貞吉豫之不可溺也如

此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從也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以二體言之為此動而彼說亦隨之義故為隨已能隨物物來隨已彼此相從其通易矣故其占為元亨然必利於貞乃得无咎若所隨不貞則雖大亨而不免於有咎矣春秋傳穆姜曰有是四德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今案四德雖非本義然其下云云深得占法之意

集疏程子曰隨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為衆所隨與已隨於人及臨事擇所隨皆隨也隨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徙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於貞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又曰以卦變言之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

居乾之上陽来下於陰也○邱氏曰剛来而下柔此成隨之義也然柔性无常比剛則合以卦言則為剛隨柔以爻言則為柔隨剛○泉峯龔氏曰剛来而下柔以卦變言是自否来上九之剛来居於初而下於柔也程子之說得之○愚謂隨之卦辭重在一貞字上所隨得正則无咎否則有咎初二五上位之得正者也故爻辭亦吉三四位不得正故爻有貞凶居貞之戒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以卦物隨為義爻以隨物為義初九以陽居下為震之主卦之所以為隨者也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惟得其貞則吉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之

集疏 程子曰人之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而為惡也苟以親愛而從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矣○語錄問官是主字之義是一卦之主

變得貞則吉不貞便凶曰是如此○項氏曰官主也初九為一卦之主以乾之上九與坤之初六相變而成隨上九初六本皆不正因變而得正故曰官有渝貞吉又曰同人之初曰出門同人隨之初曰出門交有功同與隨皆貴於正大不可有所私昵故以出門為貴官有渝是論卦之始變二爻相易隨之本也出門交有功是言成卦之後上下相隨隨之用也○愚謂官則知所守渝則知所變貞則不失乎正故吉初隨之始故曰出門交即遇於二故曰有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二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故其象如此凶咎可知不假言矣

集疏

程子曰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上丈夫也隨先於近柔不能固守係小子而失丈夫舍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項氏曰當隨之時近者易昵六二近於初九九四近於六三陰陽之情以近而相隨隨之失道者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

求得利居貞 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失於初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已隨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為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貞也 集疏 程子曰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於四故係於四也大抵陰柔不能自守常親係於所近者上係於四而下失於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四亦无應得三之隨必與之親善故三有求必得也雖然固不可非理枉道以隨於上苟取愛悅以遂所求故云利居貞○司馬氏曰三无中正之德而不凶所隨得其人也○劉氏曰陰必隨陽隨至於係則所隨不可捨矣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其占隨而有獲然勢陵於五故雖貞而凶惟有孚在道以明則上安而下從之可以无咎也占者當時之任宜審此戒 集疏 程子曰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若於隨有獲則雖正亦凶有

獲謂得天下之心隨於已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惟孚誠積於中動為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徐氏曰六三九四相比相從三言有得者得乎四也四言有獲者獲乎三也有孚在道孚乎五也○泉峰龔氏曰隨卦諸爻皆以隂陽相隨為義四不中正下從隂柔非隨之正也夫三四皆无正應相比而相隨者也然六三上而從陽理之正也故利居貞九四下而從隂失其理矣貞固守此則必凶也若能弃邪從正心所孚信在於道焉則為能以明自處何咎之有蓋戒其從三而冀獲勉其舍三以從道也○愚案程子之説畧同徐氏説亦好泉峰之説與本義不同姑附於此以俟知者

九五孚于嘉吉　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是信於善也占者如是其吉宜矣

集疏　耿氏曰六二柔順中正有嘉德者也上有誠心以與下下有嘉德以應上其吉可知○誠齋楊

氏曰九五以陽剛中正為隨之主應六二中正之臣此聖君至誠樂從天下之善者也吉孰大焉○項氏曰五之嘉在二婚曰嘉禮亦曰嘉偶非正應不足以道之○易氏曰嘉善也五言孚而不言隨者蓋上无隨下之義五與二相孚隨道之盛者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為王用亨于西山亨亦當作祭享之享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凡筮祭山川者得之其誠意如是則吉也**集疏**程子曰上六以柔順居隨之極極乎隨者也拘係之謂隨之極如拘持縻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係之也謂隨之固結如此○語録曰王用亨于西山言誠意通神明神亦隨之如況于鬼神乎之意○新安胡氏曰當隨之世陰柔不能自立必附陽而從有立故三陰爻皆言係如是則一卦取陰隨陽之義為多○愚案孔氏胡氏蘇氏皆言上六不隨者也故必拘係之從

而維之強之使從然天下之理豈有強之使從而能保其終不叛去者又皆以亨為亨通之亨則又與拘係強從之意相反蓋拘係之者形之隨也乃從維之者心之隨也上六正當兌位故曰西山猶升六四言岐山小畜六四言西郊皆互兌也人心相隨固結而不可解正文王之事也

總論

釋褐楊氏曰陽者陰之倡陰者陽之隨卦有三陽三陰比而隨之故陰爻皆言係二係於初三係於四上係於五一陰係一陽有兩兩相隨之義○泉峰龔氏曰陰隨陽者也陽為陰所隨者也隨人者觀其所隨故三隨四上隨五為得二隨初為失為人所隨者觀其自處故初與五得位則吉四失位則凶夫二之隨初若未為失也其所以失者以其舍正應而從初也三上无正應故以隨四五為得也又卦以剛隨柔為義爻以柔隨剛為義爻而剛隨柔則為失矣故初與五不言隨四而隨三則凶也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故其卦為蠱或曰剛上柔下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皆所以為蠱也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為元亨而利涉大川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戒深矣

集疏 程子曰既蠱則有復治之理甲數之首而事之始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先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古之聖王所以新

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戒慮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亂而亂不革功未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類則云庚庚有所變更也○語録問蠱是壞亂之象如何便會元亨曰亂極必治天道循環自是如此若不如此便无天道了又曰上頭底只管剛下頭底只管柔事事不向前下卑巽而上茍止安得不蠱舊有趙德莊如此説○項氏曰蠱者泰之變泰之壞為蠱則當復始故於蠱謂之甲蠱之六五變則為巽蠱既始事巽又申之故巽謂之庚庚更也蠱以全卦言故於卦辭言甲巽至上卦而後為重故於九五言庚○臬峰龔氏曰剛上而柔下以卦變言是自泰來初剛上而為上上柔下而為初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初六

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為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戒占者宜如是又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

集疏 程子曰初六雖居最下而成卦由之有主之義居內在下而為主子幹父蠱也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為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為父之累故必惕厲則終吉也○項氏曰初六陰柔本无幹蠱之才然蠱之成卦因坤上六來為初六初六者成卦之主也故於此爻詳言治蠱之事專取卦主為義不論其才也○愚謂以家言之則曰子幹父蠱以國言之則臣幹君蠱矣而為君者能繼志述事是亦幹前王之蠱也言父子則君臣在其中矣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剛承柔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當巽以入之也

集疏 程子曰子之於母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若伸己陽剛之道矯拂傷恩則所害大矣故曰不可貞○泉峰龔氏曰諸爻稱幹

父之蠱者四幹母之蠱者一蓋婦无遂事而聽於夫事之壞多父所致也○愚謂幹母之蠱尤難於幹父之蠱太剛則傷愛太柔則不立故必巽順以入而不用剛之迹則可免於悔吝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過剛不中故小有悔巽體得正故无大咎

集疏程子曰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然在巽體又居得正雖以剛過而有小小之悔終无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蔡氏曰三不應上子之能爭而不從令者也○愚謂三曰悔而四曰吝者剛居剛故有悔柔居柔故見吝也悔屬陽而吝屬乎陰者吉凶悔吝相為循環悔則至於吉而吝吝則至於凶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以陰居陰不能有為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

集疏程子曰四以柔順之才而處正僅能自守寬裕以處父事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見吝矣○語錄曰三四兩爻說得

悔吝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无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毛氏曰九三失之過故悔六四失之不及故吝必不得已寧悔无吝○劉氏曰强以立事為幹怠而委事為裕事弊而裕之弊亦甚矣蓋六四體艮之止而爻位俱柔夫貞固足以幹事今止而怠柔而懦怠且懦皆增益其蠱者也持是而往吝道也安能治蠱邪○泉峰龔氏曰四柔順得正似能盡事親之道其不得如幹蠱之吉者蓋初六巽體爻柔位剛順而足以有為所以能幹蠱而吉六四艮體爻位俱柔止而不能有為所以為裕父之蠱而見吝若四者其從父之令而不得為孝乎○愚謂蠱者前事之已壞也父以柔懦至於蠱壞其家而四又以柔弱之質承其蠱壞之後无剛明果決之才以濟之故曰裕父之蠱裕者寬也德可裕也蠱不可裕也蠱欲幹幹則有立不能幹而反裕之則委靡而不振矣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幹

蠱可致聞譽故其象占如此

集疏

程子曰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下應九二陽剛之臣而倚任之以幹蠱則可以成令譽也。項氏曰六五之才雖不足於幹然得尊位大中能以令名掩前人之蠱者也故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言不以才幹而以德幹也。愚謂蠱者事之已壞諸爻稱幹父之蠱者皆幹前人已壞之事六五至於用譽則不特幹其事之已壞所謂立身揚名使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矣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故為此象而占與戒皆在其中矣

集疏

程子曰上九居蠱之終无應於下處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遇於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士之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自潔其身者所處雖

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語錄問占與戒皆在其中曰有此事則其占如此又戒其必如此乃可也若得此象而不能從則有凶矣當此時節若能斷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半上落下或出或入則其志真可法則矣只為人不能如此也○項氏曰居蠱之終无事之時也在蠱之外不當事之人也然當事者以幹蠱為事不當事者以高尚為事亦各事其事也事得其宜非宜幹而不幹者故象曰志可則若六四在事中而不事則可吝矣○愚謂處事之始在蠱之初而能以事為事此考之有子也在蠱之終事已幹而成矣在蠱之上功已成而退矣諸爻皆言蠱獨此不言蠱事至於此无蠱可知傳曰夫孝者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其是之謂與

總論 蔡氏曰蠱者壞極而有事也前事既壞後事必飭猶文沒則子當繼之故取家事為象然為家之道貴剛柔得中過於剛則悔過於柔則吝故九三有悔六四見吝也初六九二六五上九或位剛爻柔或位

柔爻剛剛柔相濟皆得治蠱之道者也○丘氏曰蠱以家事言則上為父五為母衆爻為子以國事言則五為君下四爻為用事之臣上一爻為不事之臣觀下五爻以幹父言則父之位存矣觀上一爻以王侯言則君之位存矣此易之道所以屢遷而不可以為典要也○新安胡氏曰蠱以父母取象者蠱乃前人已壞之事故諸爻皆以子幹為言上獨不取子象者幹至五而用譽无復蠱之可幹故又取不事王侯之象○泉峰龔氏曰蠱下卦巽體巽有事也故下三爻皆能幹者上卦艮體艮者止也故上三爻皆非能幹者上三爻不能幹而六五用譽者以柔中居尊也下三爻能幹而九三有悔者以其過剛也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進而凌逼於物也二陽浸長以逼於陰故為臨十二月之卦也又其為卦下兌說上坤順九二以剛居中上應六五故占者大亨而利於貞

然至于八月當有凶也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於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也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於卦為觀亦臨之反對也又因占而戒之

集疏

程子曰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向盛之時聖人預為之戒曰陽雖方盛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永久若既衰而後戒亦无及矣○語録問臨字不特是上臨下之謂凡進而逼近者皆謂之臨曰然○李氏曰臨觀反對而成或謂復至遯為八月不知八月有凶言于臨則當自臨數不當自復數以觀次臨則當數至觀不當數至遯也○童溪王氏曰二陽寖長未遽消也聖人慮之深而防之早故預警之曰至于八月有凶於方長之時而告之以將消之理則庶乎其知所戒也○泉峰龔氏曰一陽之卦為復二陽之卦為臨復曰七日來復臨曰至于八月有凶此原始要終而言也自姤一陰生歷七爻為復而一陽來故曰七日來復原其

始而言之者喜陽之復也自臨二陽長至于八月為觀而二陽消故曰至于八月有凶要其終而言之者慮陽之消也聖人於一陽之來方喜其復於二陽之長即慮其消者易為君子謀所以使之預為之戒若陰當方長之時雖已知其有衰而聖人不言也至於八月有凶當以臨觀反對之說為正○愚案本義八月之說前說自復數至遯後說自臨數至觀於卦經八爻於月經八月臨盡變為遯反對則為觀或曰數至觀又符夏正之八月不知數至遯為建未月又周正之八月也二說皆通而愚以為臨盡變而為遯者其說為長也何則陽至遯而凶矣至觀則取象又不然姑兼存乎此以俟知者

初九咸臨貞吉

卦惟二陽徧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初九剛而得正故其占為貞吉

集疏 程子曰咸感也陽長之時初得正位與四相感獲乎上而得行其正道是以吉也凡言貞吉有既貞而吉者有得貞則吉者有貞固守之而吉者各隨其時也

初九之貞吉蓋以得位居正為重○童溪王氏曰咸臨陰陽相感而相臨也初九當君子道長之時所居者正位所行者正道而所與者正人故曰貞吉○愚謂臨與泰只爭一爻初二曰咸臨有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之意卦辭八月有凶有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之義臨陽長也故爻辭多吉泰陽盛也故爻多戒辭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剛得中而勢上進故其占吉而无不利也

集疏

易氏曰初與二皆以陽感陰陰故皆曰咸臨○泉峰龔氏曰卦辭以二陽逼乎陰為義爻辭以陰陽相感為義初臨四二臨五陽臨乎陰下臨乎上也四臨初五臨二陰臨乎陽上臨乎下也皆相感而相臨者也程子以卦傳曰咸感也而有皆義謂交相感也政此意或謂四五不言咸何以知其交感也曰初二陽也四五陰也陽倡而陰和上下交感倡之者陽故於陽爻言之然四應初為至臨五應二為知臨亦相感相臨之意也

六三甘臨无攸

利既憂之无咎　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為以甘說臨人之象其占固无所利然能憂而改之則无咎也勉人遷善為戒深矣　集疏　程子曰三居下之上臨人者也陰柔而說體又處不中正以甘說臨人者也在上而以甘說臨下失德之甚无所利矣既知危懼能憂而改之則无咎也○愚謂甘臨傳所謂言甘誘我也甘言誘人何所利哉憂而防之則无咎

六四至臨无咎　處得其位下應初九相臨之至宜无咎者也　集疏　語錄曰至臨无咎未是極好只是與初相臨得至切故謂之至○易氏曰六四以陰柔在上而得其正初九以陽剛在下而亦得其正初以正相感四以正相應此至臨所以无咎○丘氏曰陰柔无臨人之德三與四同也然三无攸利而四无咎者蓋四之至臨異乎三之甘臨三乘陽而四應陽三位不當而四位當也○愚案諸家至臨之說有以為至哉坤元之至有以為至極之至有以為至誠之至蓋六四與初

九相感而相應者也陽倡而陰隨者也今初九至而臨四何咎之有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以柔居尊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而大君之宜吉之道也 集疏 程子曰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於二剛中之臣是能倚任於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智者適足以為不智惟能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智則其知大矣是大君之宜也其吉可知○愚謂六五以柔居尊位而應於二如剛之浸長而向乎泰乃忘其勢而以柔中之德臨之此所以為知也蓋二陽雖長陰尚足以抗之苟以為足以抗之而不知所以臨之之宜則不得為知也雖然為君者以是服天下之强則可小人以是當君子則不可也故曰大君之宜吉

上六敦臨吉无咎 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敦厚於臨吉而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集疏 語錄曰上

六敦臨自至臨積起有敦篤之義艮上九亦謂之敦艮○易氏曰上居臨之極无應於下非能臨者而謂之敦臨何也敦厚也坤德至上而益厚也○愚案上六遠於陽剛之應而曰敦臨者躬自厚者也居臨之終无與无求而能自厚其德吉之道也

總論

丘氏曰臨之下體初二皆剛臨之上體四五皆柔四應初五應二此感彼應故初二兩爻皆曰咸臨三上俱柔故不取感應之義○新安胡氏曰二陽寖長進逼於柔此雖成卦之體而雜卦又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與者上下相與也爻辭初二咸臨此下臨上剛臨柔也三甘臨四至臨五知臨上敦臨此上臨下柔臨剛也上下相臨所謂與也

通論

愚案一陽初來為復三陽在內為泰一陽在上為剝三陽在外為否而臨觀獨不取陰陽消長之義者何哉以九二九五之得其中也陰陽至是而得其中則不見其消長之迹而見其相與相求之義也臨之相與如師之順命觀之相求如比之脈從交相與求者

也其旨微矣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觀者有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内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為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若尊嚴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戒占者當如是也或曰有孚顒若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為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

集疏

語録問盥而不薦曰祭祀无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持得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纔畢便過了无復有初意矣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正是此意說出這愛了則都无事可把持矣惟其不說但藏在中心所以常見其不忘也○問四陰長而二陽

消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不取此義何也曰只為九五中正以觀示天下事都别了以此見易不可執一看所謂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也○問觀陰盛而不言凶咎何也曰此卦取義不同蓋陰雖盛而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為觀於下之義而不取陰盛之象也○問觀之義曰自上示下曰觀去聲自下觀上曰觀平聲故卦名之觀去聲六爻之觀平聲○張氏曰觀乃四陰方長二陽向消之卦而九五適當消長之衝四進則消五矣五君位也君位其可无乎故作易者不取剥陽之義而名之以觀所以存君位也○丘氏曰爾雅曰闕謂之觀全卦具艮體艮為門闕有觀之象觀示也二陽位四陰之上以觀示乎下而下皆仰觀之也○或問四陽盛長之卦曰大壯四陰盛長之卦不曰小壯而曰觀何也象峰龔氏曰易之名卦以陽為主也在陽長之卦曰復曰臨曰泰曰大壯曰夬固主於陽而言在陰長之卦曰姤曰遯曰否曰觀曰剥亦主於陽而言主於陽而言者

所以扶陽也此四陰之卦不曰小壯而曰觀也曰然則四陽之卦有曰大過四陰之卦有曰小過者何也曰陰可以言過而不可以言壯也然大過之四陽過而居中小過之四陰過而居外亦崇陽抑陰之意也○愚案六爻中觀字皆平聲卦名亦當平聲作去聲者非是雖有彖傳大觀在上之義又是夫子之意自可不拘觀去聲以上示下為義觀平聲以下觀上為義上示下者欲人之觀也下觀上者為人所觀也況此卦辭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正下觀上之辭也言將祭之時但已盥手而未祭則其誠敬尊嚴顒然可仰豈謂以此觀示於人哉正為人所觀仰爾過此而薦則夫子所謂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卦以觀示為義據九五為主也爻以觀瞻為義皆觀乎九五也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童觀之象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故其占在小人則无咎君子得之則可羞矣

集疏

程子曰九五以陽剛

中正在上聖賢之君也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初六遠之所見者淺近如童蒙之觀也小人所見昏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為之過咎若君子如是則可羞吝矣

六二闚觀利女貞　陰柔居内而觀乎外闚觀之象女子之貞也故其占如此丈夫得之則非所利矣

集疏　郭氏曰男女吉凶不同故恒卦曰婦人吉夫子凶則知利女貞者固知為男之醜也○誠齋楊氏曰蒙而无見曰童有見而小曰闚有見固愈於无見也有見而小其愈幾何二之與五正應也然二以陰闇之資亦安能觀五之大觀哉不過小有所見而已○徐氏曰闚門中視也陰柔居内而觀外雖與五為應前為三四所蔽所見不明闚觀之象○愚謂初六以陰居陽位故言童觀小人六二以陰居陰位故言闚觀女貞

六三觀我生進退　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觀九五而獨觀己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占者宜自審也

集

疏蘇氏曰處上下之際故當自觀其生以卜進退○語錄曰觀我生進退者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行之通塞而為進退○愚謂六三去五不遠居下之上故可進猶陷陰中為四所隔故又退居在進退之間可以自觀我之所行何如時可進則進時可退則退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六四最近於五故有此象其占為利於朝覲仕進也

集疏程子曰觀莫明於近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故云觀國之光謂觀見道德之光輝也聖明在上則懷抱道德之人皆願進於朝古者有德之人則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朝則謂之賓○郭氏曰六三遠君方且自觀其身而圖進退四則處近君之地已進而觀國之光矣利用賓于王无進退之疑也○愚謂觀與剝只爭一爻且觀互體有剝觀六四即剝六五也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正與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同意皆

以切近於君承光寵也觀本為陰長之卦以九五得位得正故諸陰爻更觀仰之是亦反則之意也

九五

觀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當觀已所行必其陽剛中正亦如是焉則得无咎也

集疏

潘氏曰九五居尊處正為觀於下反觀諸已所為而皆君子則可以无咎○徐氏曰九五為大觀之主巍乎在上乃天下之儀表在下四陰莫不仰之是皆觀乎五矣五將何所觀乎亦惟觀我身之所行揭中正以觀示天下可也○泉峰龔氏曰五為觀者也故不言觀人而言觀我若已有陽剛中正之德則可以為觀而无咎矣○愚案小象曰觀我生觀民也是民俗善則政化善也不以小象為拘則如本義之所云爻中兩言君子无咎一言小人无咎君子吝疑此君子无咎只是占辭正與邪小人无咎相對言小人无咎君子吝言君子无咎則小人有咎可知已小象不特辭意亦可

見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而亦為下所觀故其戒辭畧與五同但以我為其小有主賓之異耳

集疏

程子曰上九以陽剛之德處於上為下之所觀而不當位是賢人君子之不在於位而道德為天下所觀仰者也○語録曰其生謂言行事為之見於外者又曰觀我是自觀觀其亦是自觀却從別人說易中其字不說別人只是自家如乘其墉之類又曰九五上九君子无咎蓋言君子有陽剛之德故无咎小人无此德自當不得此爻○泉峰龔氏曰上九亦為觀者不言觀我而言觀其蓋我者自已之辭其者他人之辭五居君位為卦之主上无位不得以觀自任故其辭緩○愚謂觀其生指九五也五上雖皆為下所觀而五得位得中正且尊无二上故知其指五也

總論

語録問觀六爻一爻勝似一爻豈所據之位愈高則所見愈大邪曰上爻意思自別下四爻是以所據之位愈近則所見愈親切意

思○泉峰龔氏曰觀二陽在上為觀以示下者也四陰在下觀乎二陽者也然初二在下而遠於五故初為童觀所見者不遠二為闚觀所見者不大三居上下之閒位與五隔故不觀五而自觀已所行以為進退四最切近乎五故觀見國之光華二陽為觀者也故皆不觀人而反觀內省以自盡其道二陽為觀而五為主四陰觀五而四獨親此觀六爻之義也○愚謂觀是箇夾莊底艮卦兩爻當一爻故五上爻辭全同初二之童觀闚觀其義一也特以陽位陰位而有童子女人之異耳三與四同而有進退淺深之不同遠近使之然也猶之秉燭夜行愈近者愈明也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閒者齧而合之也為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閒於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為噬嗑其占當得亨通者有閒故不通齧之而合則亨

通矣又三陰三陽剛柔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是知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為貴故筮得之者有其德則應其占也

集疏

程子曰聖人於卦象推之於天下之事在口則為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為有強梗或讒邪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當用刑法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萬事所以不合者皆由有間也无間則合矣○易氏曰卦本頤體一陽在四為頤中之間有噬嗑之象又曰噬嗑所以除頤中之間刑獄所以除天下之間○新安胡氏曰易六十四卦彖辭惟噬嗑取象於獄者以上下兩陽而中虛有獄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有獄因之象明照而威震得用獄之道也○泉峰龔氏曰柔得中而上行以卦變是自否來初柔上居於五而得中也○遙溪先生曰噬嗑有頤之象頤之象本於自然噬嗑之象出於使然有物然後有噬有噬然後有嗑

有嗑然後有亨噬而使合有利用獄之道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中四爻為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為屨校滅趾之象止惡於初故得无咎占者小傷而无咎　集疏　程子曰初居最下无位者也上處尊位之上也亦无位者也○誠齋楊氏曰屨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懲必至滅耳初九之小人能懲於薄刑則不貽上九惡積罪大之凶禍矣○蔡氏曰屨履也校械也初滅趾謂受刑於初所傷者小也止惡於初則小懲大戒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合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故雖甚易亦不免於傷滅其鼻占者雖傷而終无咎也　集疏　程子曰二應五之位用刑者也二居中得正用刑得其中正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膚為象然乘初剛是用刑於強梗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中正易以服人與嚴刑待強梗義不相

姤○誠齋楊氏曰二三五有衆齒上下噬齧之象○易氏曰五除間之主也四大臣之除間者也二三羣臣之除間者也以初之滅趾而不悛又轉而為滅鼻深其刑以治之也○泉峰龔氏曰滅鼻之說本義以用刑者有傷為言程子以受刑者有傷為說要之如程子之說方與卦內滅趾滅耳之說相應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為之者堅韌之物也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為噬腊遇毒之象占雖小吝然時當噬嗑於義為无咎也

集疏 程子曰三居下之上用刑者也六居三處不當位用刑而人不服反致怨傷如噬齧腊肉而遇毒是可吝也然當噬嗑之時大要噬間而合之雖其處位不當而强梗難服然用刑非不當也故无咎○語録曰噬腊肉遇毒則是所噬者堅韌難合六三以陰柔不中正而遇此所以遇毒而小吝然此亦是合當治者但難治耳治之雖小吝終无咎也○徐氏曰腊者肉見於外骨藏

於內人所不察者以六居三外柔內剛亦有此象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胏肉之帶骨者與胾通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然必利於艱難貞固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集疏　程子曰在噬嗑四為最善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艱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楊氏曰九四合一卦言之則為間者以爻言則居近卦之位任除間之責者也易之取象不同類如此○王十朋曰至堅者金也至直者矢也周禮有兩劑入鈞金兩造入束矢而後聽之則是不入束矢不入金者自服於不直者也○徐氏曰胏者骨見於外內附其間其強可見矣以九居四外剛內柔亦有此象噬嗑中四爻三柔一剛剛者噬之用也故四為噬之主而獨吉也○新安胡氏曰以全體言九四為一卦之間則受噬者在四彖辭利用獄是刑四也以六爻言

則受噬者在初上故初上皆受刑四反為噬之主爻中稱腊稱乾皆離象說卦曰離為乾卦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腊胏者也黃中色金亦謂鈞金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於人人无不服故有此象然必貞厲乃得无咎亦戒占者之辭

集疏 程子曰五在卦愈上而為噬乾肉反易於四之乾胏者五居尊位乘在上之勢以刑於下其勢易也然五處中剛而實柔體故戒以必貞固而懷危厲乃能无咎也○語錄問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貞固危懼之意故皆為戒占者之辭曰亦是爻中元有此道理大抵纔是治人彼必為敵不是易事故雖時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貞固處之○童溪王氏曰四以剛而居柔五以柔而居剛其不正一也故四必艱貞而後為吉五必貞厲而後得无咎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何負也過極之陽在卦之上惡極罪大凶之道也故

其象占

蔡氏曰噬之用在中故中四爻為噬也初上爻受噬者也為噬故爻辭皆稱噬受噬故爻无噬辭○丘氏曰噬嗑去間之卦也故六爻皆言用獄之事初過小而在下故屨校滅趾為用刑之始上惡極而怙終故何校滅耳為用刑之終中四爻治獄之人其爻位有剛柔故其所噬有難易二以柔居柔為噬膚易噬者也五以柔居剛為噬乾肉比噬膚為難矣三柔中有剛為噬腊肉腊則有骨比乾肉又難矣四剛中有柔為噬乾胏胏則骨大於腊噬之最難者也此中四爻之則也然占辭三爻无咎四獨吉者則治獄又當以剛為尚也○泉峰龔氏曰周公爻辭言噬而不言嗑孔子序卦言嗑而不言噬噬者用之始所以除間嗑者事之成則間除矣天下之事未有能噬而不嗑嗑而不由於噬者故彖兼言噬嗑爻言噬序卦言嗑各有所主也

如此

總論

通論

或問噬嗑賁俱是頤中有物之象而命名不同何也愚曰噬嗑取下動齧上象賁取陰陽相交文明

以止象故不同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飾也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又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為賁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內故為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故小利有攸往 集疏 徐氏曰有質必有文質者本也文者所以飾之也賁以剛柔往來交錯而成卦而剛大柔小乾剛為質於內而柔來文之本剛得柔大者通矣坤柔為質於外而剛往文之本柔得剛小者利矣○愚案以卦變是自泰來柔來而文剛坤下交乾分剛上而文柔乾上交坤剛柔二象交相文飾之象也亨者以柔來文剛故得亨通剛上文柔不得中位在无位之地故只小利有攸往而已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剛德明體自賁

於下爲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占者自處當如是也 集疏 程子曰趾在下所以行也君子修飾之道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輿而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爲貴也○項氏曰初最下爲趾君子之飾其趾惟不以不義汙之則天下之至榮也初九剛正而在下故其象如此○泉峰龔氏曰趾初象車坎象說卦坎爲輿初在互體坎下故爲舍車而徒之象○愚謂初九當賁之時其德剛其體明故有有車象其位下故徒行舍車而徒豈咈人情者哉時義之不可以乘也修飾於下故曰賁其趾義非苟進故曰舍車而徒舍車而徒所謂窮不失義者矣

六二賁其須 二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无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須之象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 集疏 童溪王氏曰六二柔而靜者也其動其止惟九三之剛是隨猶之須也其動與否惟頤之隨得所附也自三至上外實中虛有頤之象○徐氏曰六二陰柔

无應上比九三猶須之附頤而動也○愚謂須隨頤而動者也動止惟係於所附六二以隂而麗乎剛蓋隂不能自明也得陽而後明柔不能自立也得剛而後立下不能自興也得上而後興須之象也故象曰與上興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一陽居二隂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永貞之戒

集疏 程子曰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隂相賁賁之盛者也賁飾之盛光彩潤澤故云濡如與二四非正應相比而成賁故戒以永貞則吉也○蔡氏曰三居二柔之中有坎象故曰濡如○愚謂三之賁如自飾也濡如二四飾之也猶所謂相濡沫也本自賁飾後加潤色文物之最盛者也位雖得正然上无應與故有永貞之戒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相賁者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

非為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故其象如此

集疏 程子曰四與初為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乃為三所隅而不得遂故云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非為九三之寇所隅則與初之婚媾相親矣○語錄曰此爻无所賁飾其馬亦白也言无飾之象如此○項氏曰三當賁道之隆四當賁道之變自三以下屬離故三爻皆以文為賁自四以上屬艮艮為篤實而主白故上三爻皆以白為賁○愚謂自飾以正故曰賁如未受飾於物故曰皤如蓋雖未受飾而已有受飾之質矣皤如其受飾之質與白之賊也六四與初九為正應初則賁其趾四則賁如皤如是皆不愛華飾者也初九舍車而徒欲往就四四則白馬翰如欲下就初是急欲相賁也然近逼於得位六之九三而不得以遂其男女之交故曰匪寇婚媾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六五柔中為賁之主敦本尚實得賁之道故有

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束帛薄物戔戔淺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集疏語錄問賁于丘園曰六五是止體上比於九漸吉漸到極處若一向賁飾去亦自不好須是收斂方得問敦本尚實曰賁是賁飾之義他今却來賁丘園為農圃之事當賁之時若可鄙吝然却得終吉問或以戔戔為殘多貌曰非也戔戔淺小之義凡淺字錢字箋字皆從戔又曰戔戔是狹小不足之意六居尊位却如此敦本尚儉便似吝嗇如衛文公漢文帝雖是吝却終吉此在賁卦有反本之義到上九便白賁如束帛之類都没了○愚謂丘園生財之地束帛用財者也於生財則致飾於用財則致損所謂生之者衆用之者寡敦本而節用也蓋六五之才內陽外陰陽為實為益陰為虛為損有強本節用敦本尚實之義

上九白賁无咎 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補過矣故其象占如此 集疏 語錄曰賁飾之事太盛則有咎所以處太

極之終則歸於白賁勢當然也○項氏曰六二柔來而文剛主內卦之文者也內卦以文為文故曰賁其須須之麗於身最為虛文者也上九分剛上而文柔主外卦之文者也外卦以質為文故曰白賁白非所以為賁也然文之初興必自質始則白固在衆采之先文之既極必以質終則白又在衆采之後是則白者賁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愚謂白賁云者終歸於无所飾也賁之取義始則因天下之質而飾之以文終則反天下之文而歸之於質

總論

徐氏曰內卦離體以文明為賁初賁其趾二賁其須三賁如濡如皆有所文飾者也外卦艮體以篤實為賁四皤如五丘園上白賁皆尚質素无假外飾故曰賁无色也○丘氏曰以卦變言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而為賁以二體言則下離上艮文明以止而為賁以六爻言則三陽三陰相比相應而為賁初與四相應而為賁者也二與三五與上相比而為賁者也此賁六爻之大旨也○泉峰龔氏曰賁之為言飾也

謂飾以文華也然以六爻攷之初之舍車而徒五之賁于丘園上之白賁皆質實而不事文華者也四之皤如則欲求賁初而未得二之賁須亦附於三而為賁者也惟三之賁如濡如為賁飾之盛而即有永貞之戒者懼其溺於文也如是則古人之所謂賁者未始全事文華也亦務其本實而已本實既立文華不外焉徒事文華不務本實非古人所謂賁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內坤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不可以有所往也

集疏 釋褐楊氏曰易貴陽而賤陰尊君子而卑小人自姤至剝自復至夬皆以君子為主故五陽決一陰為夬曰利有攸往五陰剝一陽為剝曰不利有攸往也○愚謂不利有攸往為上九君子謀也然諸陰爻多凶

亦豈小人之利哉君子於此時當順時而止以待得輿之曰小人當以貞自守不宜進迫於君子以自取剝廬之禍是小人亦不利有攸往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剝自下起滅貞則凶故其占如此蔑滅也

集疏 蔡氏曰牀者人之所安其體上實下虛故取以象剝足在下又取以象初貞正也謂上剛初去上最遠而剝於下有滅正之漸故曰蔑貞凶○泉峰龔氏曰剝以五陰剝一陽一陽在上初剝於下禍未遠及乎陽也然已漸滅於貞道矣辟之牀焉牀者人之所安也今剝其足禍雖未及乎身然牀足既傷身已不能安矣豈待及膚而後為凶哉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辨牀幹也進而上矣

集疏 程子曰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剝至於辨愈滅於正凶益甚矣○語錄問初與二蔑貞凶是以陰滅陽以小人滅君子之道凶之象也不知只是陽與君子當之則凶為復陰與小人亦自為凶曰自古小人

滅害君子終亦有凶但此爻象只是說陽與君子之凶也○愚案初二之凶只是各隂爻當之蔑貞凶蓋蔑去君子之貞道无是非羞惡之心自取凶咎者也小人滅貞占得此爻固凶君子占之而得此爻正為小人所剝滅而亦不免於凶也後三之无咎四之凶五之无不利上之得輿皆各爻所自當也

六三剝之无咎

衆隂方剝陽而已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占者如是則得无咎

集疏 程子曰三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於處剝之道為无咎如東漢呂强是也○項氏曰案釋文爻辭但曰剝无咎然則有之字者蓋因小象而誤增也小象設問則不得不用之字爻辭本无問答何以之為○釋褐楊氏曰復之六四謂之中行獨復者以居四陰之中與初應也剝之六三剝之无咎者以捨四陰之朋而應上也○愚謂三本羣陰之類相依以剝陽者也故爻皆言剝以獨與上九為正應在剝之世可以无咎也聖人未嘗絶人以君子之道曰无

咎者善補過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陰禍切身故不復言蔑貞而直言凶也

集疏

愚謂由牀足以剝至於膚其禍極矣由膚以至於剝廬其凶為如何小人之害君子作易者始以牀為喻終以廬為喻失其所安失其所覆而不自知也卦本為陰剝陽而陽凶爻則以剝陽而見凶故五則以順上為无不利三則以應上為无咎而上則有碩果得輿之象焉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也五為眾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於陽故有此象而占者如是則无不利也○

集疏

程子曰剝及君位剝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剝而別設義五羣陰之主也五能使羣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於在上之陽如宮人則无不利也一陽在上眾陰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項氏曰剝之六五陰爻已入君位若以宮人言之則五為王后與君同處四為夫人佐后者也三為九嬪以主九御下卦之長

也二為世婦初為御妻五者以序而進也○藻光張氏曰柔得尊位衆陰以次相傳有后以宮人備數進御於君之象○丘氏曰遯剥皆陰長之卦遯陰長而猶微可制也故遯言陽制陰之道曰畜臣妾吉剥陰長而已極不可制矣故不言陽之制陰而言陰之從陽曰貫魚以宮人寵畜陰之權在陽則告陽以制陰之道制陽之權在陰則教陰以從陽之道聖人於陰長之時其委曲為君子謀也如此○或問剥五陰剥上九一陽至六五與上九最切近乃更順從之何也愚曰剥之為體五陰一陽自初而至五陰之極也宜自有極則反底道理理勢然也故發后以宮人進御於君之象此爻正與觀六四相同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意正如此

上九

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一陽在上剥未盡而能復生君子在上則為衆陰所載小人居之則剥極於上自失所覆而无復碩果得輿之象矣取象既明而君子小人其占不同聖人之

情益可見矣

集疏

程子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為坤陽來為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於下故十月為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語錄曰只不食便有復生之意又曰上九之象謂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獨留於上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之得與也然小人雖載君子乃欲自下而剝之則是自剝其廬耳蓋惟君子乃能覆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无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有曾活得者否若人占得此爻則為君子之所為者必吉而為小人之所為者必凶矣

問陰亦然聖人不言耳曰聖人所以不言者便是箇參贊裁成之道蓋抑陰而進陽也○誠齋楊氏曰五陰載一陽與之象一陽庇五陰廬之象坤為大輿○釋褐楊氏曰貫魚者衆陰在下之象碩果者一陽在上之象○徐氏曰夬者剥之對夬五陽決一陰陰小人之道故但言陰之消亡更不言陰有復生之義○愚案語録曰聖人不言陰者便是參贊裁成抑陰而進陽此豈聖人之私意哉蓋天道之所必然也天尊而地卑晝明而夜暗陽善而陰惡理公而欲私君子小人所以不同也聖人者亦順此理而為言耳

總論

丘氏曰剥者一陽在五陰之上而為陰所剥者也故卦以上九為主其曰碩果不食幸一陽之存也在下衆陰則與乎陽者吉不與乎陽者凶也○愚謂諸陰皆剥陽者也故爻辭言剥五陰極而反順陽故不言剥上九言剥亦指小人自剥其廬爾衆陰剥一陽而五順之陽為陰剥而能獨存公道之在天下不能一日泯也世无君子則國非其國矣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復陽復生於下也剥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以其陽既往而復反故有亨道又內震外坤有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其占又為已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无咎又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為反復其道至於七日當得來復又以剛德方長故其占又為利有攸往也反復其道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意七日者所占來復之期也

集疏 語錄問十月何以為陽月曰剥盡為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纔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也以此便見得天地无休息處

又曰陽无驟生之理如冬至前十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分到得冬至前幾日須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至日方是一畫不是昨日全无今日一旦便都復了大都剥盡處便生如列子所謂運轉无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又曰陰剥每日剥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剥得盡陽長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長得一陽陰剥時一日十二時亦每時中漸漸剥全一日方剥得三十分之一陽長之漸亦如是又曰大抵都則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上面陽消一分下面便陰長一分又不是別討箇陰來只是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是本來物事陰來謂姤姤是偶然相遇○問冬至子之半是一陽方生是生成一陽曰冬至是結算那一陽冬至以後又漸生二陽過一月却成臨卦坤卦之下初陽已生矣○問朋來无咎曰復卦一陽方生疑若未有朋也然陽有長之道自一陽漸長以至於極則有朋來之道而无咎也○蔡氏曰出謂由剥上出而為坤入謂由坤

下入而為復又曰陽自建午之月漸漸消剥至建子之月而為復在卦經七爻於時經七月故云七日來復不言月而言日者猶所謂一之日二之日也○新安胡氏曰七日來復論陽之長也猶八月有凶論陽之消也論其消曰月者幸其消之遲論其長曰日者幸其長之速也○愚案復亨以下是言天道之如此然人事有不能外乎是卦畫乃天道人事之準則也聖人作易以天地之自然明人事之當然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一陽復生於下復之主也祇抵也又居事初失之未遠能復於善不祇於悔大善而吉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集疏 程子曰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无祇悔不至於悔也○愚案有陰陽之復有善惡之復卦辭所言陰陽之復也六爻所言善惡之復也陰陽之復天道之自然善惡之復人道之當然也舉天道者人道固

在其中舉人道者明天道之所以然也

六二休復吉

柔順中正近於初九而能下之復之休美吉之道也

集疏 泉峰龔氏曰二陰柔復於中正復之休美者也又一陽初復二即下之為得所從亦休美也象辭言其下仁者舉二能從初之一義言之耳其實爻之得中正本自休復者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復而不固屢失屢復之象屢失故危復則无咎故其占又如此

集疏 程子曰頻復頻失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門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誠齋楊氏曰厲危也非頻復之危頻過之危也聖人危其頻過故曰厲以警之開其頻復故曰无咎以勸之

六四中行獨復

四處羣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為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故不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於剝之六三及此爻見之 集疏 誠齋楊氏曰居上下四陰之間而處其中故為中行不從四陰而獨應初陽故謂之獨復

六五敦復无悔 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時敦復之象无悔之道也 集疏 童溪王氏曰五體坤德而得尊位大中當復之時遠於陽剛之應躬自厚者也故曰敦復蓋下仁從道之復資諸人者也而敦復之復則資諸已者也夫資於已以為復則能自厚其德无失之可指矣而象曰中以自考云者以明敦復之復非資於人而然也○蔡氏曰敦厚也坤象雖與初无係而處位得中能自厚於復者故无悔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以陰柔居復終終迷不復之象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以猶及也 集疏 程子曰災天災從外來眚已過自內作○語録曰過而能改則亦可以進於善迷而不復自是

无說所以无往而不凶若三歲猶是有箇期限到十年便是无說了○南軒張氏曰易中爻辭鮮有如此之極者而獨於復之上六見之其源蓋起於一念之微不能制遏耳夫以陰柔之才去剛大遠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者故有大敗終凶之戒○愚謂迷而不復固已凶矣而又用行師則終无可復之理過而不改又從而遂其非焉不可以

總論

與為善也

丘氏曰復六爻有動而即復者初之不遠復是也有屢失屢復者三之頻復是也有終身不復者上之迷復是也有資人而復者二之休復下仁四之獨復從道是也有不資人而復者五之敦復自攷是也初為明睿君子上也二四為樂善之賢者次也五為不踐迹之善人又其次也三為改過不勇之人抑又其次也上則物欲沉滯本心喪失下愚不移者也尚何復之可言哉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實理自然之謂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其義亦通為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又為震主動而不妄者也故為无妄又二體震動而乾健九五剛中而應六二故其占大亨而利於正若其不正則有眚而不利程子曰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慾則妄有所往也

集疏

矣无妄者至誠至誠天之道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利在貞正失正則妄也○語錄曰无妄一卦雖云禍福之來也无常然自家所守者不可不利於正不可以彼之无常而吾之所守亦為之无常也若所守匪正則有眚矣災是偶然生於彼者眚是過誤致然書曰眚災肆赦春秋曰肆大眚皆以其過誤而赦之也又曰无望字出春申君傳正合无妄之災无妄之疾亦見得古人相傳尚識得當時此意○丘氏曰唯其无妄是以无望也若其處心未免於妄則无過以致福而欲徼福非所謂无妄之福有過以召災而欲免災非所謂无妄之災此皆容心於禍福之間非所謂无望也若真實

无妄之人則純乎任理禍福一付之天而无苟得幸免之心也○愚謂无妄者性命之正理无人為之偽也所謂誠也誠者天之道下震上乾所謂動以天也動而不違乎天理乃无妄也

初九无妄往吉

以剛在内誠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可知故其象占如此

集疏 程子曰九以陽剛為主於内中誠不妄者也○愚謂初九為成卦之主以剛實在内而无妄何所往而不吉所謂動以天者與

六二不耕穫

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

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言其无所為於前无所冀於後也占者如是則利有所往矣

集疏 語錄曰爻辭分明是說道不耕穫了自是一般時節都不須作為○項氏曰耕者未之始穫者未之終菑者地之始畬者地之終六二當无妄之時居中守正上應純乾有去妄存誠之志然必併其終始而盡絕之使无一毫私欲遺種其間則妄盡而誠存矣

苟有一毫未去便非純誠終未得為无妄也○泉峯龔氏曰初之无妄純乎天理者也二之不耕穫不菑畬不雜於人為者也不雜乎人為所以為天理皆无妄也如是而往則吉且利矣○愚案六二一爻不見其有妄而不稱无妄何哉然既耕而思穫既菑而思畬所謂務其小者近者而不得以志其大者遠者世之人以溫飽累其心者多矣是安得為无妄哉故必不耕穫不菑畬无人為之私則利有攸往蓋不累於有為而後可以大有為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處不得正故遇其占者无故而有災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也

集疏

語録曰六三便是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何預邑人事而邑人之災如諺云閉門屋裏坐禍從天上來此是占辭

九四可貞无咎

陽剛乾體下无應與可固守而无咎不可以有為之占也

集疏

程子曰四陽剛而居乾體復无應與无妄者也可貞固守此自无咎也九居陰得為正乎曰以陽居乾體若復處剛則為過矣過則妄也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謂其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於貞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乾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下應亦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勿藥而自愈矣故其象占如此

語録問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无妄之疾曰此是不期而有此但聽其自然久則自定所以勿藥有喜

集疏 主何為而有疾大抵无妄一卦固是无妄但亦有无故非意之事故聖人因象示戒○項氏曰二之不耕穫不菑畬所以深絕其妄種也五之勿藥不可試所以深保其无妄之真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非有妄也但以其窮極而不可行耳故其象占如此

集疏 釋褐楊氏曰居无妄之初則貴進而動處无妄之極則貴靜而止上九窮之極者而欲法初則无所行而非眚无所往而

能利矣○泉峯龔氏曰初九无妄往吉即卦辭无妄元亨上九行有眚无攸利即卦辭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也卦辭所言一正一反无妄之始終也

總論

易氏曰无妄者實理自然之謂為卦震下乾上六爻皆為无妄固有无妄而吉者亦有无妄而凶者吉固其所當得理之當者也凶固非其所當得理之不當者也初言往吉二言利有攸往四言可貞无咎謂在我有致吉之道而得其所當得者也三言无妄之災五言无妄之疾上言行有眚謂在我无致凶之道而得其非所當得者也○泉峯龔氏曰无妄者實理自然之謂循是理則吉拂是理則凶初往吉二利有攸往循是理而動者也上行有眚无攸利不循理而動者也四可貞无咎守是理而不動者也三有災五有疾不幸而遇无故非意之事君子處之亦聽之而已故三不言免災之道五惟待勿藥之喜亦守理而不為動者也下五爻或動或靜惟理是循所以為无妄惟上九居无妄之極不可有行若不

循理而動則反為妄矣其有眚而不利也宜哉

䷙乾下艮上**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大陽也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又以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為畜之大也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上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非大正不能故其占為利貞而不家食吉也又六五下應於乾為應乎天故其占又為利涉大川也不家食謂食祿於朝不食於家也

集疏語録曰小畜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住大畜則以艮畜乾畜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又曰山是堅剛之物故能力畜三陽風是柔軟之物止能小畜而已○先生論大畜因言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本義畧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為利貞不家食而吉利于

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文彖亦然如此却不失文王本意亦可見孔子之意○泉峰龔氏曰大畜以艮止乾而得名凡陰畜陽臣畜君之類皆是曰利貞者言畜止之道利在貞正也乾陽為艮險所畜隨時之義不得不止然不可以終止故不家食吉而利涉大川言當以求進為事如九三所謂利有攸往是也名卦之初未有畜聚之意觀之卦辭爻辭可見畜德養賢之說乃孔子見畜卦兼有此義於彖象傳中發之非文王周公之本意也又案彖傳曰剛上而尚賢以卦變言是自大壯來九自下而上而所尚者賢也○愚案以卦變言上九自大壯初爻而上包乎二陰故曰大畜小畜則以一陰而畜乎五陽之中大以陽言小以陰言大畜自外而包內小畜由內以達外大畜陽畜也小畜陰畜也太過陽過也小過陰過也

初九有厲利已

乾之三陽為艮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初九為六四所止故其占往則有危而利於止也

集疏程子曰乾三爻皆取被止之義艮三爻皆取止之之義在他卦則四與初五與二為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反為相止畜上與三皆陽則為合志而无相止之義

九二與說輹九二亦為六五所畜以其處中故能自止而不進有此象也

集疏程子曰二為五所畜止勢不可進也五據在上之勢豈可犯也二雖剛健得中雖志於進度其勢之不可則止不行如輿說其輹也初與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徐氏曰或問大畜輿說輹與小畜輿說輻何以異曰釋文謂輻輪也輹車下縛也輿說其輪則有傷敗而不能行小畜九三過剛而不中故也輿說其縛則自然止而不進大畜九二剛而得中故也此其所以異也○愚案以艮之止畜乾之健故四曰童牛之牿五曰豶豕之牙牿牙皆制物之具也初二與四五對初曰利已二曰說輹是初九九二為四五所制為所制而不行知

易之時義者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焉然過剛鋭進故其占必戒以艱貞閑習乃利於有往也曰當為日月之日

集疏

語錄問九六為正應皆陰皆陽則為无應獨大畜卦不爾何也曰陽為陰所畜九三與上九皆陽皆欲上進故但以同類相求也又曰上九已通達无礙九三過剛鋭進故戒以艱貞若恃馬之壯而忘艱貞之戒則必不利矣○新安胡氏曰良馬乾象○泉峰龔氏曰九三以陽居陽上與上九為應下與初二同體皆陽剛志於上進者也況三居健極上居畜極三之進前有上九以引之後有初二以從之如良馬之相追逐其進也孰禦焉然聖人又戒之以利艱貞者言不可恃其剛健有助而輕進必曰閑習其輿衛然後利有所往輿衛指衆陽而言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童者

未角之稱牿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楅衡者也止之於未角之時為力則易大善之吉也故其象占如此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正此意也

集疏 程子曰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若止於未發之前若童牛而加牿則元吉也○新安胡氏曰牿艮止象

六五豶豕之牙吉

陽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而當尊位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故其象如此占雖吉而不言元也

集疏 程子曰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而惡自止所以吉也○項氏曰牿說文云牛角橫木也牙埤雅云以代係豕也胡翼之易傳正用其說今案牿以制牛則牙以制豕二說宜同然牿字從牛

者說文曰牛馬牢也周書牿牛馬是也此告字不當從牛又曰初九在初故稱童牛九二以剛居柔无勢故稱豶豕九三乾健故稱良馬○泉峯龔氏曰項氏豕牙之說有理有據雖與程朱不同所當從也○愚案童牛豶豕皆剛猛不馴難於制馭者而止以牿與牙制之猶陽之剛强而陰柔能制之也所謂以小制大制之有其道則為力甚易所以皆曰吉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何天之衢言何其通達之甚也畜極而通豁達无礙故其象占如此

總論

釋褐楊氏曰大畜主四五四曰童牛之牿五曰豶豕之牙為畜畜者也初應四爻曰利已二應五爻曰說輹受四五之畜也若三與上為同德三良馬逐上天衢亨畜道通矣大抵他卦相應為相配合大畜相應為相止畜他卦偏陰偏陽為非應大畜二陽相遇為合志○泉峯龔氏曰小畜大畜皆以陰畜陽以上卦畜下卦然小畜之初九曰復自道九二曰牽復是猶未受其畜至九三曰輿說輻則始受其

畜而止也大畜之初九曰有厲利已九二曰輿說輹而畜道已成至九三良馬逐則畜極而散矣蓋小畜是以巽畜乾以一陰畜三陽其畜也小而緩故畜道要終而後成大畜是以艮畜乾以二陰畜三陽其畜也大而力故畜道即成於初終則極而散矣又小畜一陰必資同體二陽之助而後能畜乾大畜二陰自能畜乾不待同體之助而同體一陽反為九三之應而畜道散矣二卦之畜雖同而所以為畜則異者以其有大小强弱之分也。愚案畜有二義有止畜之畜有蘊畜之畜初之利已二之說輹三之與衛四之牿五之牙皆止畜之義也彖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象言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蘊畜也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為養義為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為頤之象養之義也貞吉者占者得貞則吉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

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皆得正則吉也 集疏 潘氏曰頤者養也養正則吉也古者士農工商各食其業口實貴乎自求也自求則自得不能自得而有假於外則非其正矣○泉峰龔氏曰觀頤是觀其所養者如何自求口實所養之道在於反身自求不貴其求於人也觀頤是泛說自求口實是親切說本義所分道術之說似若可疑○愚案頤養之道以靜為吉動為凶故上三爻居艮之體皆吉而下三爻居震之體皆凶觀頤靜以養也自求口實動以求養也觀頤德義之養也自求口實口體之奉也觀頤為上卦艮止之義自求口實為下卦震動之義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靈龜不食之物朶垂也朶頤欲食之貌初九陽剛在下足以不食乃上應六四之陰而動於欲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集疏 項氏曰頤卦二陽上九謂之由頤固為所養之主初九在下亦足為自養之賢靈龜伏息而在下初九之象也上為

卦之主故稱我羣陰從我而求養固其所也初九本无所求乃亦仰而觀我則失其所以為自養之道其凶宜矣○童溪王氏曰靈龜云者況初九有可貴之質也以諸爻皆由上九以養故舍其可貴之質而亦欲求養於上爾謂初也初有可貴之質不自重而求養於人故爾之我上也上以陽居一卦之上為頤之主故我之若況於爻應而曰我四也則失之矣四陰也陰求養於陽之不暇安能養初乎○易氏曰上為一卦之主天下由之而養故以主爻稱我而謂初為爾○徐氏曰頤卦全體內柔外剛有龜象朶頤下動震象○愚謂初九居震之體不能安靜自養而志於動反欲求養於上是輕其在我而重其在物聖人所不取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求養於初則顛倒而違於常理求養於上則往而得凶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

集疏

程子曰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陰不能自養待養於人者也天子養天下

諸侯養一國臣食君祿皆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二既不能自養必求養於陽剛若下求於初則為顛倒求養於丘則上非其應顛則拂經不獲其養爾妄求於上往則得凶也○潘氏曰六爻之中惟初九上九二陽能自養其餘則待人以養者也以六居二柔順中正在他卦為吉在頤之時則陰虛不能自養下求於初則拂上求於上則凶无一可行者也○新安胡氏曰二顛頤與四同拂經與五同而吉凶異者頤養之道以安靜為无失二動體故顛拂而凶四靜體故雖顛拂而亦吉者以初為正應也○愚案黃勉齋云頤之六爻只是顛拂二字求養於下則為顛求食於上則為拂故六二爻辭以顛頤為句拂經于丘頤為句審如是則諸爻皆取重於初而无賴於上九之由頤矣似不可從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拂於頤矣既拂於頤雖貞亦凶故其象占如此

集疏

程子曰頤之道惟正則吉三以

陰柔之質處不中正又在動之極是陰柔不中正而動者也其養如此拂違於頤之貞道是以凶也○項氏曰拂頤貞三字當連讀頤之卦辭曰頤貞吉三之爻辭曰拂頤貞凶上九為頤之主三為正應而反凶者不正而好動故也五亦不正然性好止故能居貞而吉頤之不可不貞如此○徐氏曰十者數之終十年勿用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矣○泉峰龔氏曰卦內言拂經者二言拂頤者一夫上所以養下君所以養臣理之常也今二居上反求養於初五為君反待養於上皆拂其常理者也故曰拂經上為頤之主下皆由之以養三與上為正應宜得其養矣然三不中正又居動體之極是妄動以求養者也頤貞則吉妄動以求養則悖頤之正道矣故曰拂頤拂經猶可也拂頤甚矣故凶○愚案拂頤貞凶程子說為長或曰貞凶謂貞固守此凶之道也亦通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柔居上而得正所應又正而賴

其養以施於下故雖顛而吉虎視眈眈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而繼也又能如此則无咎矣

集疏　程子曰四在人上六以陰居之陰柔不足以自養況養天下乎初九以陽居下在下之賢也與四為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於初賴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為頤今反求下之養故曰顛頤○蔡氏曰艮體靜止是求靜以待養於初故吉○泉峰龔氏曰本義謂四賴初之養以施於下爻辭似无此意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故其象占如此

集疏　語錄曰六五居貞吉正如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是已拂其常矣故守常則吉而涉險阻則不可也○丘氏曰豫五不言豫以豫悅之權由乎四也頤五不言頤以頤養之權由乎上也然頤五承剛故雖拂經而居貞則吉豫五乘剛是以有貞疾恒不死之戒

上九由頤厲吉

利涉大川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川

集疏丘氏曰養人之權在五而已居其上為衆所歸位高任重易失之專故必以危厲處之而後得吉也○遂溪先生曰自五而下皆由已以養也近則君資之以為安遠則民資之以為澤其道則過乎中者也故厲其德則无所不至也故吉故利涉川

總論

釋褐楊氏曰凡陽實則能養陰陰虛則受養於陽頤之上九一陽為主四陰由之以養也初亦陽爻居在下卦自養可也如養人何故上九獨為由頤其四陰則隨爻而有吉凶也○蔡氏曰頤養之道貴靜故震三爻皆凶艮三爻皆吉又剛能養柔柔不能養剛故柔爻皆求養乎剛者也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為大過上下二

陰不勝其重故有棟橈之象又以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內巽外說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所往而得亨也集疏程子曰小過陰過於上下大過陽過於中而上下弱矣故為棟橈之象陰弱而陽強君子盛而小人衰故利有攸往而亨也○童子問曰卦辭言利有攸往彖曰遯世无悶何也歐陽氏曰易非一體之書卦不為一人而設大過橈敗之時可以大有為當物極則反易為力之時故往則必亨然有不以為利而不為者矣居是時也往則利而亨不往則獨立不懼○語錄問大過棟橈是不好了又如何利有攸往曰彖辭可見棟橈是以卦體本末弱言卦體自不好了却因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如此所以利有攸往乃亨也○童溪王氏曰四陽萃於中爻棟之象也然初六與上六二爻俱陰則中雖剛強而兩端柔弱豈能勝此剛強之任哉故為棟橈○愚謂卦之棟橈指全體而言爻之棟橈指九三一爻而言也卦辭言亨而爻曰凶者亨不亨於棟橈亨於剛中而利

有攸往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過於畏慎而无咎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白茅物之潔者

集疏

語錄曰此是大過之初所以其過尚小在○馮氏曰藉以初言茅以六言以柔承剛之象○易氏曰陽在上履物者也夫履物為履履於物為藉初以巽體陰柔在下上承四陽故曰藉用白茅巽為白為草白茅象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故其象占如此稊根也榮於下者也榮於下則生於上矣夫雖老而得女妻猶能成生育之功也

集疏

程子曰楊者陽氣易感之物陽過則枯矣楊枯而復生稊陽過而未至於極也九二陽過而與初老夫得女妻之象○潘氏曰枯楊而生稊老夫而得女妻皆過其分矣然而陰陽相與所以利也○愚謂枯楊生稊陽而得陰也老夫女妻九二得初六為配也枯楊取陽過象老夫女妻又取枯楊生稊象

九

三棟橈凶 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故象橈而占凶 集疏 程子曰九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中剛過之甚者也以過甚之剛動違中和而拂衆志安能當大過之任乎故不勝其任如棟之橈是以凶也○司馬氏曰大過剛已過矣正可濟之以柔而不可濟之以剛也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為吉而不得以得位為義九三居陽履剛而在下體之上剛很强愎不可有輔故曰棟橈凶○張氏曰三以剛居剛剛之過者過剛則折故棟橈之凶九三獨當之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故其象隆而占吉然下應初六以柔濟之則過於柔矣故又戒以有它則吝也 集疏 程子曰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也居柔則能用柔相濟既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則吉也○童溪王氏曰九三九四在中爻之中譬之屋室衆材咸集而棟則居中也故皆有棟象○新安胡氏曰三四為棟四在

三上有棟隆之象○泉峰龔氏曰卦内言棟者三彖之棟以其本末弱也三之橈以其過剛不能勝其任也四之隆以其不過剛能勝其任也三之橈而凶不問其他矣四之隆而有他吝以其應弱而致然也

九五 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故其象占皆與二反 集疏 程子曰九五當大過之時上比過極之陰如枯楊之生華枯楊下生根稊則能復生若上華无益於枯也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壯矣於五无所賴故反稱婦得○愚謂稊根生於下者也陽施於下故生稊華生於上者也陽施於上故生華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於義為无咎矣蓋殺身成仁之事故其象占如此 集疏 語錄曰東漢諸人不量淺深至於殺身亡家此是凶然而其心何罪故无咎○釋褐楊氏曰有志於過涉其志欲以濟難

也滅頂者其才不足以濟也古之人深厲淺揭過涉滅頂可謂不知變矣宜其凶也然謂之无咎者蓋以其能殺身成仁故也○蔡氏曰涉以免言頂以上言柔過乎上故有滅頂之象○泉峰龔氏曰大過過在四陽初上二陰本无過然初吉而上凶者初當四陽大過之時甘於為藉謹慎如此所以无咎上居高乘陽則陰亦過矣故凶

總論

語録曰大過是事之大過小過是事之小過大過便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這都是常人做不得底事惟聖人做得故謂之大過小過便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小過得些子底常人皆能之若當大過之時做大過底事小過之時做小過底事大過之事聖人極是不得已處到這裏只得如此做雖過於事而不過於理也○馮氏曰易大抵上下畫停者從中分反對為象非內外相應之例也頤中孚小過皆然而此卦尤明三與四對皆為棟象上隆下橈也二與五對皆枯楊之象上華下稊也初與上對初為藉用白茅

上為過涉滅頂也。新安胡氏曰大小以隂陽言過有過多之意然大過以四陽在中言小過以四隂在外言者自内而過者為主自外而過者為客亦内陽外隂之微意。泉峰龔氏曰大過以四陽過盛而得名故六爻之象皆以過為義也初之藉用白茅過乎畏慎者居卦之初其過也小上之過涉滅頂過而受禍者居卦之終其過極矣二之老夫女妻五之老婦士夫皆為過以相與者然二以陽居隂過而不過故无不利五以陽居陽過而過者故无譽矣三以陽居陽亦過之過者故為棟橈之凶四以陽居隂亦過而不過故為棟隆之吉葢大過本為陽過若復以陽居陽則愈過矣故諸爻以陽居隂者皆吉以陽居陽者皆凶與大壯諸爻取義畧同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其象為水陽陷隂中外虚而中實也此卦上下皆坎是為重險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矣故其占如此集

疏程子曰陽實在中謂中有孚信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不然則常在險中矣○項氏曰重卦之序坎在六子之先故於坎卦加習字以起後例示離震艮兌巽皆當以重習起義故孔子於離曰繼明震曰洊雷艮曰兼山巽曰申命兌曰麗澤義皆與三畫之卦不同也又曰九二九五在全卦之中為有孚為心亨為行有尚兩剛相繼出於險中有不失其信而至於有亨之義若在各爻言之止為各能自守不陷於險中而已故二為小得五為祇既平皆无出險之功此坎之六爻所以不能盡成卦之義也○丘氏曰身陷而心不陷故曰維心亨心不亨則失處險之道矣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其陷益深故其象占如此

集疏程子曰窞坎中之險處已在習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童溪王氏曰初以陰柔之才居坎之底其能出險乎是以凶也六三亦入于坎窞者止曰勿用未

如初之凶者以其在下惟初而已然无才而不能出險則初與三同也○易氏曰說文謂坎中更有坎曰窞言其險為尤深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為有險之象然剛而得中故其占可以求小得也

集疏 潘氏曰陽剛之才而在險中可以小得而未能自出也○易氏曰二陷於險而能出乎險中然上求於九五而不相應惟與上下二陰相比僅足以自振而已是求小有得者也小謂二陰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間來往皆險前險而後枕其陷益深不可用也故其象占如此枕倚著未安之意

集疏 語錄曰來之自是兩字謂下來亦坎上往亦坎之往也進退皆有險也又曰險且枕枕便如枕頭之枕○童溪王氏曰乾之九三處二乾之間故曰終日乾乾坎之六三處二坎之間故曰來之坎坎言進退皆險也居進退皆險之地自君

子處之其恐懼不安何如也然三乃陰柔不正之才不知恐懼乃於險而且枕焉以不安之地為可安故入于坎窞其曰勿用蓋戒之以處險之道。張氏曰枕有倚藉之義初之坎窞下坎之下三之坎窞上坎之下也。易氏曰枕安也險而且枕安於所不安之地故與初皆入于坎窞。案王氏險且枕之説與本義不同其義亦通　晁氏云先儒讀樽酒簋為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一句貳用缶為一句今從之貳益之也周禮大祭三貳弟子職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旋而貳是也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險之時剛柔相濟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始雖艱阻終得无咎故其占如此

集疏

語録曰樽酒簋為一句自是陸德明釋文如此注斷又曰不由戶而自牖以言艱險之時不可有致也又曰納約自牖雖有向明之意然非是路之正又曰終无咎始雖不甚

好然於義理无害故終亦无咎○潘氏曰樽酒簋貳用缶與損二簋可用享同意皆言窮約之時不事多儀而尚誠實也納約自牖與睽遇主于巷同意皆言艱難之時自闇道而通於君也六四居大臣之位當坎險之時盡其誠心雖自牖而納約非其正道終无咎也若治平之時由闇道而結於君則不可矣○泉峰龔氏曰坎卦四陰三爻皆凶而此爻獨得无咎者以其出下坎之上居得正位而又上承乎五也○愚謂坎以陽陷於陰為義而諸陰爻多凶蓋陽雖陷於陰而得中故象言維心亨行有尚二曰求小得五曰无咎陰陷陽者也當坎之時然不免於有凶六四近承九五能以誠心結約資陽剛之助故異於諸爻而得无咎坎體中說酒食凡三見需九五困九二及此爻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九五雖在坎中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時亦將出矣故其象占如此

集疏

語錄曰二與五雖是陷於險中畢竟是陽會動陷他不得

如有孚如維心亨如行有尚皆是也○泉峰龔氏曰坎不盈祇既平者以水言之未盈而方平耳蓋盈則能出險未盈而方平是猶未能出險也然平則有盈之漸矣九五以陽剛中正之才雖在險中終必能出故有此象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以陰柔居險極故其象占如此

集疏　程子曰上以陰柔居險陷之極故取牢獄為喻如係以徽纆因寘于叢棘之中不能出矣故至於三歲之久不能免也叢棘如今之棘寺云○語錄曰釋文云三股曰徽兩股曰纆皆索名○項氏曰初上兩爻凶同而情異初六在重坎之下陷於險者也上六居重坎之上為險者也當險之初則陷於險者受其凶及險之極則為險者凶必及之矣既係用徽纆又寘于叢棘亦重險之義他爻之險皆過險而陷於其中上六之險則人設之以治罪人者故曰係曰寘皆執治之辭○徐氏曰徽纆叢棘皆坎象○愚謂上六居坎險之極宜有出

險之理而爻象之凶如此蓋居重陰之極乘五之上无濟險之才亦終陷於險而已所謂高而必危行險而不可僥倖者也初以陷人終以自陷惡之不可作也如此可以為權臣之陷正人者之戒易中陽爻吉而陰爻凶於坎尤可見

總論 泉峰龔氏曰習坎卦辭本以陽陷為義至爻辭則陰陽皆陷不以陽陷於陰為義矣二小得五既平是陽之陷猶可出初與三之入于坎窞上之三歲不得則陰之陷反為甚矣易卦辭爻辭取義不同多如此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麗也陰麗於陽其象為火體陰而用陽也物之所麗貴乎得正牝牛柔順之物也故占者能貞則亨而畜牝牛則吉也

集疏 程子曰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於陽則為附麗之義取其中虛則為明義離為火火體虛麗於物而明者也○語錄曰離卦是陽包陰占

利畜牝牛便也是宜畜柔順之物否曰然○丘氏曰離以柔為主柔之為物不能自立必附麗於陽利在貞正乃能亨也又二體柔皆得中亦有能貞之義牛為順物而又牝焉柔之至者也坤利牝馬取順而健行之義離畜牝牛取順而得正之義○愚案離為附麗之義則離字之音皆當作去聲讀作平聲者大无意義便如離别之離矣又案離有明義取其陽在外象火之為物内暗外明日之為物光彩天下離之所以取象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以剛居下而處明體志欲上進故有履錯然之象敬之則无咎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集疏 程子曰陽固好動又居下而離體居下則欲進離性則炎上其履錯然幾於躁動然其才剛明若知敬慎可不輕進則不至於有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黃中色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其象占如此 集疏 程子曰二居中得正麗於中者也文明中正美之盛也故云黃離元吉○新安胡氏

曰二中正故元吉五中而不正故雖吉而不可謂之元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重離之間前明將盡故有日昃之象不安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凶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集疏語錄曰九三居下體之終乃前明將盡後明將繼之時故為日昃之離以理言之盛則必衰始必有終常道也缶常用之器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為嗟憂乃為凶也○語錄問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子當觀日昃之象以自處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臨時自不能安爾○建安張氏曰離為日以三畫之離言之初為日出二為日中三為日昃至九四則上離繼之故為重明之象○泉峰龔氏曰鼓缶而歌互體兌說象大耋之嗟兌說之反六五出涕戚嗟同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後明將繼之時而九四以剛迫之故其象如此

集疏程子曰繼明之初剛

跳而不中正突如其來失善繼之道又承六五陰柔之君其剛盛陵爍之勢氣燄如焚故曰焚如至於死棄禍之極矣故不言凶○語録曰九四有侵淩六五之意故曰突如其來如離為火則有自焚之義故曰焚如死如棄如言其焚死而棄也○誠齋楊氏曰九四乘羣下之上逼近君之地席重火之氣故其來突然若有縱焚之勢然進无所容必至於若爐而死若灰而棄也○童溪王氏曰離為日為火九三曰日昃之離此取日以為義也九四曰焚如此又取火以為義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以陰居尊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而迫於上下之陽故憂懼如此然後得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集疏 程子曰六五有文明之德然以柔居上在下无助獨附麗於剛强之間危懼之勢也惟其明也故能憂懼至於出涕戚嗟能保其吉也○東谷鄭氏曰二五皆以柔麗剛二之辭安五之辭危者二得位五失位也失位則危知危則吉○蔡氏曰坎離之時

用在中二五皆卦之中也坎五當位而二不當位故五為勝離二當位而五不當位故二為勝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剛明及遠威振而刑不濫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集疏 程子曰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則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王者用是以辨邪惡行征伐則有嘉美之功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張氏曰離有甲冑兵戈之象而周官司馬之職列於夏官蓋有以也

總論 泉峰龔氏曰離為火體陰而用陽其性炎上故初云履錯然四云突如其來如皆志乎上進者也二居位中正故為黃離元吉五中而不正故僅以憂懼而獲吉三居內卦之中鼓缶而歌自處之道也上居外卦之終出征折首治人之事也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於九三言之亦離之上文信離為兵戈也

通論 語錄曰坎象為水水體陽而用陰蓋三畫卦中

陽而外陰者也又曰水質陰而性本陽火質陽而性本陰水外暗而內明以其根於陽也火外明而內暗以其根於陰也周子太極圖陽動之中有黑底陰靜之中有白底是也横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李子思曰坎者陰中之陽離者陽中之陰中實者坎之用中虛者離之用○易氏曰乾居坤中為坎故坎居正北而乾居西北坤居乾中為離故離居正南而坤居西南乾坤不居正位而坎離居之坎離者乾坤之大用也○丘氏曰坎以一陽而陷於二陰上下皆坎二五皆陷然坎之性下下坎則為陷太深故上坎為安離以一陰而麗乎二陽上下皆離二五皆麗然離之性上上離則炎上太過故下離為安○愚謂坎為水乃是横放水字故其象〻如此離為火乃是横放火字故其象〻如此至周子太極圖則又是竪起坎離二卦合成故其象◎如此是則坎離二卦以其屬而言則為水為火以其象而言則陰根陽陽根陰乾交於坤坤交於乾乾坤相交之

義見矣以其體而言則坎陽而離陰以其用而言則離陽而坎陰也此聖人置坎離於上經之終其乾坤相交之微意與學易者之所當知也

周易本義集成卷一